



高子遺書卷十

上其言對天

碑

泰伯廟碑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記
及聖賢冢墓記同其爲泰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
爲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爲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
梅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艸莽榛蕪邑之人往來于
此者不知其爲山其爲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
狎遊而穢踐焉于大聖人墓空然乎萬曆之季紳
高子遺書

卷十

上

衿始謀立碑而表之旁爲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
憩往來之伏謁旣立石欲余記其事于碑陰余惟
茲上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于上國泰伯至止而
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
及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于名山大
川不之于長林浚谷而之于荆其之于荆也不之
于三江五湖不之于幽巖絕壁而之于吾錫之泱
莽平墟豈其無故邪況乎臨于平墟墓于茲山相
去不數里而遙若其有擇于茲者又豈其無故邪

錫之士可思矣之于荆而東南之文明甲天下之
于錫而錫之文明不當甲東南乎錫之士可思矣
夫文明者非文詞績藻之工已也記堯者曰文明
記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
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
父子兄弟之間則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
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簞
食豆羹爭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恥若是者尚可
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之野乎人人思而
恥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錫之文明甲天下矣

高子遺書

卷十

上

二

傳

薛文清公傳

本朝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幼有異
質因觀性理大全嘆曰此孔孟正脈也其書不下
數百萬言悉手錄之至忘寢食學務力行嘗曰聖
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反求
之身心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登永樂辛丑
進士宣德初爲御史時楊文貞公在閣求一識面

大理職
所在道

不可得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淑人士人
稱爲薛夫子時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
臣者皆薦先生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欲先生一
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邪
振聞憾先生會有獄夫病死其妻欲嫁私人王山
山振姪也正妻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
史獄坐妻死先生辯其冤都御史王文怒譖于振
振嫉言官劾先生故出人罪論死先生怡然曰壽
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三

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哭于廚下振怪問之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
備述其賢振爲之動忽有詔赦之通政李錫嘆曰
眞鐵漢也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深用侍郎
江淵薦起大理寺丞時蘇淞饑民貸粟富民不得
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謀
叛連五百餘家先生抗章力辯獲免文謂人曰此
老崛強猶昔陞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
諸公卿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北歸言于人曰

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改元擢禮部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
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所陳皆正心誠意語左
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先生持
不可不得又見石亨等竊弄朝柄歎曰君子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
不前餼糧俱匱日中猶未食從者皆慍先生歉然
吟詠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詩曰土牀羊襪紙屨
風睡覺東窗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四

性天通

羅文莊公傳

本朝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宏治
癸丑進士及第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
訪求心要遂爲之構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
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
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于此矣後取五經四
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乃喟
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

其底蘊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
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所磨體認于
道心入心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與正德
戊辰以忤逆瑾落職爲民瑾誅還職歷官吏部左
侍郎嘉靖元年以父年踰八十乞歸養尋以父憂
服闋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就先生追
悔年幾四十始志于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
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及是力辭
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迹不涉城市潛心二十餘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

年乃曰道在是矣著有困知記嘗曰自昔有志于
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泰然
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
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
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邪先生精思實
踐篤志不遷毅然以衛道爲己任聖賢諸書未嘗
一日去手于禪學尤極揆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
自唐以來排席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家居
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

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每訓諸子曰勢位
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
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
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相
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
之與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
己居官如精金玉無得致疵辭吏部一節真是
鳳翔千仞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

陶菴先生傳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六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
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卽
有至趣嘗挂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
自賞自餘童孺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苦心
爲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釀味沈情
而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被濯于醴泉甘露
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
邸交于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于高子攀龍三
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于蠡湖之上曰水居吳

子築室于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旣三對公車不
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于崑之西邨曰陶菴三
子者遞相過從几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
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
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迹陶菴陶菴者縛
茅爲屋插槿爲牆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
張書數百卷一鑪一藥囊一蟬粟他無長物歸子
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
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驗溪畔覽物從容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七

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醪而已其陶菴儀載集
中歸子自居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
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姪應試干
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菴其弟婦之寡者雖甚
病于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
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
童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讀劄記足見其
行己之槩矣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
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

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嘆油然以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爲陶菴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入與而以病廢所自饜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肴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爲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第傳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子懼子之得其郭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子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郭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敕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落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歸子得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午十二月二十日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八

余竊居東林有韓參夫者儼然就余論學焉問其人曰燕人問其名曰位問其來挈家而來也問其何以來曰以學燕人無論學者吾慕南方所在講壇學會飲衾衣被于學也心樂而慕焉曰吾生也有涯吾學也無涯以有涯窮無涯吾其晚矣敢憚勞乎敢以年歲計乎願家于南學于南庶有幾于道也余心異之假館于東林之旁舍居焉參夫與其內子行古之道內外肅睦祭祀齋虔晝則杜門讀書以閒則彈琴歌詩從容乎樂也蓋參夫以德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九

行冠其鄉人吾鄉湯質齋侍御督燕學政特以德行補弟子員異數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宗嘗曰儒者之學在讀書循理孔門博約惟朱子學得其宗可萬世無弊余益心異之奉爲畏友居年餘授經白下而去去之日謁余而請曰吾韓族微居真定豪城之野先世之可得而知者自七世祖始諱俊娶盧氏六世祖諱世權娶路氏繼娶張氏家世農桑其行事亦不可得而知生子名宗儒此則韓氏之譜矣無可譜者以子之一言譜自茲而往位能

譜之令吾子孫傳之永永也余曰是其爲韓氏有
名之祖也子亦知無名之祖乎夫自七世等而上
之究至于無窮必有所從始者所從始者則氣化
所生也絲氣化所生者而上則天地也是之謂乾
父坤母不可得而姓不可得而名者也雖然無其
名也不可謂無其傳所傳者吾今日一呼吸之息
是也此一呼吸之息從天地始交來億萬世無異
也此一息在億萬世無名之祖在言乎遠則不禦
言乎邇則靜而正循是可以知命可以知性可以
知學子之所謂以有涯學無涯者其在斯乎豈謂
譜子之七世以譜子之萬世可矣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十一

儕鶴趙先生小傳

先生磊落英邁卓然物表了無葢藏渾無涯際臨
事直心自遂矢志報國嘗見其于銓曹孜孜屹屹
繫念海內賢人君子推轂遷除蓋無虛日機要所
關身不得爲必倡率同志爲之激以名節無不感
奮以功耶司癸巳內計所訪必擇其所聞必考
其自先生有姻親爲公論不容容謂先生何以處

之先生頻頷曰此官在長安暫耳此身在鄉井常也異日作何面目相向客曰君愛其親誰不愛其親者先生卽謝曰然此國事也于是先生黜其姻而冢宰一人在吏部者黜首揆一弟在太常者黜當路私人無一得免國論大悞謂二百年計典絕嗣而政府恚甚尋謀逐先生先生歸築一室郊垵擁書閉戶非其人不與見也性善飲酒爲小詞多寓憂世之懷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自己先生敏慧天植見人望形而別其臧否聞言高子遺書

卷十

上

而悉其底裏積數十年後無不驗者題覆章奏破小人陰私洞徹其肺腑故當世疾之如仇今年六十健壯如少年而先生則素閑養生之道能以呼吸使其氣轉轉周身如環嘗曰服食之法忤不如木木不如禽禽不如獸獸不如人人不如己人者乳之類已謂攝養也

薛孝子傳

孝子名教民字以孝其父少泉君孝子八歲而失母榮氏幼奉少泉君及繼母楊已夔夔異凡兒年

四不讀書
一問卽篤

十八棄舉子業而農卽盡瘁耕耨已又喪其婦朱
卽盡瘁井曰子婦之職孝子身兼之其父母旣藉
孝子養其季弟俊民又藉孝子讀自少泉君所得
里塾束脯外家內外織悉出孝子十指力矣而孝
子居恆念少泉君且老嘗指天問俊民曰此茫茫
者有主否俊民曰有帝則又曰吾儕匹夫叩之應
否俊民曰誠則動矣卽沾沾喜曰有是哉天固可
叩也于是絕葷酒每朔望必叩天身身然有以禱
而不聞其語四五年以爲常歲庚戌少泉君病瘧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十一

而殆孝子曰吾有一子足嗣世兩弟足養親吾身
可代父死于是率朝夕虔禱而後乃知其前所禱
禱親也而少泉君病益殆孝子仰天呼曰天乎帝
而不靈乎而禱益虔居數日而少泉君果有起色
一夕夢神人元冠緇衣語少泉君曰父生于子子
死于父少泉君不解所謂俊民輩聞而奇之少泉
君病益愈健啖而家如洗無以供孝子則蚤夜爲
賈易戴星而出披霜而行苦雨寒風未嘗少息每
日不再食卽一錢必節齋以餉少泉君無何力竭

而病而嘔血死矣孝子死而少泉君霍然起日號
哭而弗病也高攀龍曰匹夫積誠心數年造化始
憑而旋焉豈一朝夕之故哉不知天者謂物有成
數非人所能爲則是圓頂方踵者曾不異犬豕牛
羊之屬然知感應之說而易言之非也心不易盡
斯天不易移人盡卽天豈以此叩彼有應不應哉
嗟乎孝子可謂善用其身矣世之人有其身率罔
然自豢而死悲夫

汪節孝傳 有贊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十三

汪節孝者浙之烏程里人匡霞妻也年十六歸匡
十七霞死節孝所志在一死矣顧有寡姑在未忍
相與守夫之薄田朝夕也無何匡族之惡少奪其
田鬻之節孝之父訟之官官追給焉然惡少所鬻
價盡計無復之節孝乃謂姑曰與其保田也甯保
身避惡人以保身也佯受斷而不責券于是家壁
立父憐而歸之并歸姑節孝盡瘁十指以佐養也
凡十九年而姑疾節孝封股和藥姑竟不起節孝
葬之喪之三年服除服除之夕懸夫像設祭哭盡

人
世
公
終

言
飲
不
可
其
高
不
可

哀遂不食死嗚呼節孝所志在一死而已矣必如是乃善其死

贊曰或偷而生或殉而死以死視生死則可矣于

死之中又求其是如是而死死則盡矣以智自保

以孝自毀畢三年喪恸然而止協于人心安于天

理三十九年百千萬祀

吾未堵方伯傳贊

吾少于文社中諸名士畢集各言志有志一第無

餘願者有志一第必自樹立者有志宦成歸築精

高于遺書

卷十

十四

舍名園為娛樂者最下曰人生駒隙名成則聲色

叢中一暢云爾後多如其言而易足者不第最下

者未第敗矣人少則器局已定如所舍之蕊則所

吐之花所實之果皆具吾于許靜餘先生坐中窺

太冲堵公竟公之身則坐中所窺也人始未嘗不

兢兢自好涉世久年高官尊則多喪其守公不然

所以可貴人貴知學知學則能變化如公者蓋天

成之然公七年南曹公餘獨坐流覽今古目不停

披手不停鈔其學豈可量哉

此為不學
言變化氣
質則不可
量

堵公益中
人任實者

文學華二菴傳贊

聖人惡鄉原解者曰原謹厚也夫人謹于言行厚于倫物雖甚成德無以加焉然則處鄉之道莫若原何居以鄉原稱是不然鄉原者務悅人而偽爲謹務悅人而偽爲厚鄉人鄙人也羣而稱之曰原實非原也聖人惡其似是而亂真及贊易以慎之至者當大過初六以厚之至者當謙九三蓋謹厚並稱云若二菴公者乃所謂真謹真厚是聖人之所謂德而惡鄉原亂之者也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十五

封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傳贊

高子曰人謂雲陽公際父子間甚難不知其父子際公更難名家子一不類上類其父下類其子非渺小也人又謂家世累善故發其子孫于科目不知其家世累善故不生不善人生不善人則科目者乃不善人籍而敗其家世禍酷于不生科目也吾于公而益信施之世善

科目而爲善福將益滋人須識科目所以可

貴處

鄉人誤認
爲原可惡
似卽惡其
似原

卞氏二隱君傳贊

高子曰豈不以時乎當國初醱濃之氣在宇宙間巖壑之士皆務修姱節樂恔退吾于卞氏三世而得隱君子二諸覩記所不及可勝道哉嗟乎有不晦之心則有不可朽之人如夢艸著介后子當年三韭塵妖冶于暮夜彼豈其欲人知而然使其欲人知而然人弗知矣何者飾于此敗于彼不出于誠心所樂也故好名者名不歸焉二隱君以詩翰重二隱君詩翰以品重人徒慕富貴富貴人有高子遺書

卷十上

六

幾及二隱君者耶

記

武林遊記

庚寅八月余以事遊嘉湖間而武林在杖屨中矣幼時間長者談其湖山之勝至此遂擬遊焉以朔日行同行者楊君益卿俞君汝定也先是約同年華德元與偕謁座師沈晴峯德元行後維舟蘇之閶門俟之德元至聯舟行五日抵平湖是時天久旱農困已極晚而小雨秋颯颯然六日謁晴峯公

當時已不
容今安得
有此郡守

公言其郡守黃仰齋令人嚮往黃公爲守者二而
謫者二矣今復守嘉自奉惟蔬腐日早起坐堂皇
門無守者卽窺鄉下邑婦女豎穉皆得自達胥隸
無敢呵沮監司兩院檄至卽織悉事不可意輒封
之還監司使者嚴憚公不啻如其屬士大夫登公
堂亦凜凜無敢爲居間者余爲跂仰久之七日已
擬回棹而適聞平湖去海僅數里而遙蓋余未嘗
觀海德元亦然遂偕往且欲觀畫湖舟抵汴浦不
暇呼舁人疾趨而前過汴浦堡至海濱可三里未

高子遺書

卷十

上

十七

見海數百武已聞濤聲若風撼萬樹須臾蒼茫接
天紺赤無際歷歷遠山在天水縹渺之間疑爲浮
雲徐觀之皆山也潮至亦無他奇但漸盈坎而來
初海塘去海可半里潮至則直逼塘觀益曠洪濤
撼足矣徘徊良久心目曠然晚復抵平湖別德元
余竟至嘉興在煙雨樓樓前臨湖下復有石臺顏
曰釣鼇磯觀湖更曠湖中足菱芡右環居民星列
左環綠樹參差亦見小致九日次崇德天復雨杞
人之憂稍解十日次塘棲雨更甚作詩志喜十一

抵杭飯畢冒雨至昭慶寺止焉得一僧號惠谷者
吾邑人也頗慧余急欲顏色西湖日將晡雨小止
急索屐至湖濱徐步蘇隄隄爲中貴孫隆新葺舊
隄所植惟桃柳孫復襍植諸卉甚整隄界于內外
湖中兩湖之勝俱掇之矣是時雨絲陰濛水煙籠
樹遠山層疊濃淡相間內湖荷香襲人遊人歌吹
與點點漁舟錯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旦日買舟
遊外湖自寺前解維放于中流表裏青山參差綠
樹朱碧樓臺掩映秋水所到可入圖畫午漏抵淨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十九

慈殿宇殊宏敞雨復作絲卒卒而返至龍王廟卽
三賢祠也唐白香山宋蘇學士林處士主在焉堂
顏曰會景又曰漾碧軒前築露臺三面繞山臺下
植荷水煙山翠在楹闌之間已至湖心亭四面可
憑眺少憩至望湖亭繇亭而前卽中貴所築新隄
矣乃舍舟徐步隄上暝而抵寺旦日遊內湖解維
卽至大佛寺已至放鶴亭林處士墓也低回墓側
思不得如處士長主湖山誦詩讀書俯仰出入于
煙雲水月之間一爲悵望左上爲四賢祠前三賢

復益唐李鄴侯必也蓋杭地近海民久苦江水鹵
惡至泌始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灌溉民得其利
然湖泉葑蔓易壅六井湮塞隨之後李能修其業
者白後白能修其業者蘇杭人尸祝三公有以矣
夫三公文章政事無論也而處士以清風高節雁
行俎豆士迺猥云窮達哉已至武穆祠墓肅衣冠
拜謁至瞻遺像繞墓三匝南枝蕭蕭秋風颯然便
欲泣下汝定持巨石擊檜賊頭聲礮然稍爲世憚
歸舟復泊漾碧軒臨臺小坐遊人縱橫歌聲笑語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十九

頓失秋山蕭瑟已而明月滿湖矣復次望湖亭平
波印月遠樹籠煙野色蒼茫漁鏡隱沒心境一佳
汝定益卿清興遡飛鼓余仍勿舟而命趾隄間花
影交錯至景物尤佳處輒跌坐玩視命酒三四行
而歸旦日爲十四矣湖境已涉遂屈指南北山早
起詣玉泉泉池可畝許隱隱見泉從后隙中迸出
因詠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
水清淨兩無塵心賞之元時舊畜五色文魚爲遊
人奇觀客秋一夕爲盜所盡傷泉遠近千畝轉灌

悉仰給泉云已至傅家莊小有泉竹之致已至集
慶飯畢取道三竺孤峯插天竹木參雲過嶺至呼
媛洞晉僧慧理嘗畜白媛六朝僧智一亦畜媛于
山每臨澗長嘯則諸媛皆集故以名洞洞止一石
號益卿曰積陰之中懼有毒焉余不敢入蒼頭以
火礮投入其聲通山後乃知洞深不測也已至靈
隱殿燬而新剎唐人蓋多詩詠宋之問有云樓觀
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今寺前據山不識所謂山麓
有亭卽冷泉也泉從石中泠泠而去奇石纍纍皆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二十

如刻珪削玉森立其前緩步至飛來峯飛來又名
靈鷲晉咸和西僧慧理來登斯山嘆曰此中天竺
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故峯有二名峯
高不踰數十尋而怪石壁削若駭豹蹲獅衝從偃
仰益玩益奇異木突生巨石中根出石隙遂合爲
一其下三洞委蛇相屬巖肩窈窕屈曲通明懸泉
浙浙乳溜垂垂或圓澤似蓋或絢綵如霞不可名
狀盤旋稍憊就洞中小憩此時前後應接不能默
識躍起復繞之二市上下藤蔓入左出右柔身入

石穴然燭究洞底有徑必窮迺自悛然猶不忍
爾冷泉復徘徊澗底臨流枕石偃仰少選率爾成
詩寄志起來明月已在峯巔松蘿弄影矣歸寺坐
月文昌殿前念明日南山諸勝欲稍畜精力遂各
就枕早起至龍井泉泉味澄冽中有藍魚盈尺出
沒窟穴寺僧言其寺有十景因導余一一識之碎
塵鑪乃宋時一石鑪瑩潤如玉惟一足微損神運
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有木香穿繞竇中正統
間中貴李德因旱令力士淘龍井中得之上刻神
高子遺書

卷十

十一

運字旁多款識然漉漫不可讀矣一月雲石高丈
許玲瓏若鏤刻在鳳皇嶺又上則獅子峯一石儼
然肖之餘所稱浣花池插劒泉浴麟池仙人洞過
谿亭皆湮沒無足稱僧復延至其精舍曲折幽藏
圖畫滿壁依山開窗巧石縱橫汲泉烹龍井茶飲
之已至煙霞洞石脂凝五色如霞可三四十步擴
然開朗後漸窄淡入不可測聞杭人以雄黃塗身
持火入取白泥作餅粉進數里未竟其底也洞右
百武有石峯下垂曰象鼻石刻肖已至水樂洞水

從洞中流出清響如樂取道南高峯益卿汝定疲
矣余獨鼓舁人往絕頂極峯后竹木之勝東可瞰
湖山南頰大江第爲蔥蒨所翳不能遐覽時桂叢
盛放飄香滿山歸途袂拂峭后肩摩青篁反曳徐
下復苦易過已至入仙臺乃何氏宗祠無他致已
至石屋洞洞開廣度三丈如軒榭所恨四周皆刻
佛像天巧削盡前飛來煙霞亦然傳皆元時胡僧
所爲洞底邃窄不測中費孫隆復立石門限之是
日十五杭人競將泛月而陰濛作雨余亦促歸從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三

六橋地運而西得飽長隄兩湖之致道經陸宣公
祠入謁祠前臨湖甚敞麗抵昭慶暮使童子覩湖
隄遊人作何狀歸報寂寞甚遇就寢中夜雨甚晨
復雨余曰度不能久旅吳山之勝可柰何皆冒雨
行入杭城雨迺漸霽貫城中闐闐之盛自金陵而
下無其比已登吳山曰吳山者春秋時爲吳南界
以別于越故云從高下瞰萬戶鱗櫛市聲襍沓耳
目俱勝更上謁子胥祠所謂十廟者惟城隍廟眺
江稍佳可竟至瑞石山秀石玲瓏愈上愈奇堪與

飛來峯后相抗而獨無佛像削損上有紫陽菴丁
野鶴遺蛻在焉夏上爲臺駝峯雪風洞洞不甚淡
余與益卿汝定偕惠谷坐于峯下四周峭石聳立
當空一石突兀上覆時復雨天光漏處淋漓滴瀝
而巨石所覆恰庇一几四人夏尋徑至絕頂近俯
闡闡遠眺湖山大江蒼茫俱落睂睫曠然大快余
謂遊之益人多矣山岳之峻絕江湖之浩漫皆令
人有萬仞壁立百折不回之思而燼雲變態洞府
幽奇又令人飄然神往一洗塵世之想至于登高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三

俯下千里極目天地戶牖萬象晦明當此之時其
境有不可得而言者矣故余自觀海之後復一悵
于茲山云復出清波門至萬松嶺松已濯濯矣至
萬松書院宏治中參政周公水燬報恩寺而建大
成殿中設先師像及四配十哲余恭謁畢殿後爲
明道堂堂後爲周程張朱五先生祠劾出則艸莽
中楚楚秀石卓立舊有軒亭已皆荆棘矣夏轉徑
則臨湖山地境絕佳志稱有浣雲池不得其處白
樂天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

浣不可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徹此意難與言
覽之自怡悅旨哉其言矣以余所見在處佛殿鼎
新木磬丁丁不絕至此獨艸棘淒涼一望蕪穢何
也一爲慨嘆復自六橋隄還山光水色取之無盡
抵寺大雨踵至明日雨不可出又明日爲十八僧
邀觀潮復自六橋隄往冒雨出復稍稍霽取道至
虎跑泉一潭澄泓寺僧言舉呪誦經可使其泉貫
珠而起余心私謂動靜乃泉之常耳與益鄉傷闌
觀之泉忽躍然珠起觀壁開坡公有詩刻碑余甚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二十四

取其因病得閒殊不惡心安是藥更無方之句和
詩有鳥唳溪樹僧方定花落閒門日正長亦見風
致已至眞珠泉澄碧可愛已至江頭風靜波平雨
晴山澹景物殊佳觀六和塔徐步江濱俟潮江濱
人云今年潮不波索然而返余觀志知浙江潮不
波甚非國家所宜復動杞人之愚矣自一橋舍舁
泛舟而歸十九日浩然歸念蒼頭束裝余欲揆書
肆中以葉舟泛湖至湧金門貫城步歸湖山煙光
縈帶兼以雨色淒淒歸舟返顧猶不勝情越二十

五日抵蘇門旦日至虎邱少步而歸

志正氣豪文采颯發後來開淡靜淡之基築于此矣蓋正初未見此記以爲三時之嚴潔是精進時水居之淡曠是得手時可樓之隨寓無心是結果時未知其三十以前英豪忼慨錦心繡腸有如此者緬想陽明先生文章氣節事功道德無所不備可爲本朝第一人愚謂陽明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高子不及者事功爾然陽明嘗荅人云吾請盡捐所長亦不失爲全人此可參兩君子之學矣君子多乎哉

三時記

余以癸巳冬仲謫尉潮之揭陽越明年七月二十六日始克成行時叔時先生以削籍歸信息至矣子欲俟一晤而往且先之海虞弔趙定宇夫人之喪便道問于季時是日至小范家飲酒半季時至知叔之歸尚遠也明日凌晨而發季時方舟行小范不及來午別季時舟中遙拜以書別老親言所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

以不歸竟行之故畱書致叔時有吾曹一持退處
共得閒身造物之意夫豈偶然不知何修可以報
稱之語是日莫抵海虞不值少宰子于少宰戊子
僅識其人于南雍是年夏以書來故弔而報之翼
晨遊虞山望大海小范走入來錄屈子卜居于扇
以贈行予笈中亦攜得楚詞取而讀之竊怪世人
僅知屈子以詞而儒者又謂其過怨失中和之則
不知其所自得固有天下之至樂者存耿吾旣得
此中正溢埃風余上征蓋眞見其中正之道上與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二十一

天通而乘鸞跨鳳何天之衢不復知世中更有何
事矣故其詞曰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
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子心之可懲定心廣志
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蓋爽然于死
生之際矣千古心事晦翁爲一筆寫出而世人反
謂其爲騷人作註腳豈知聖賢意義邪累日讀之
方寸如洗小范之啟我多矣二十九日至吳門會
管東溟公爲黍食之議論英偉一時如遊奇山怪
水之間應接不暇復曰吾人有一念毀譽著心還

是小人路裏人令人更發淡省別後倏王少湖先生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余猶記去年先生一見謂予曰居鄉勿爲鄉原居官勿爲鄙夫實當終身誦之別回舟中則日葵四弟五弟皆至韋所亦至邀余四人飲飲于虎邱致爽閣蠡陽至酒酣而別蠡陽約余歸舟一過其家翼晨五弟先別歸日葵四弟則西湖之興躍如也八月二日至嘉善弔璞齋父母之喪璞齋病已黯然不欲勞之小語而別三日至樵李拜吳海洲弔朱虞對封公之喪虞對畱晚話四日海洲約飲于爐雨樓竟日六日至武林寓犬佛寺湖山在軒几間昏旦弄色媚人舍館定與日葵四弟往訪舊寓僧寄滄過吳子往陸古樵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萬里孤身東遊訪學三年矣子往見而奇之朝夕與俱其人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至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則衣之煖而返之井然不苟也問其所從師曰潮陽蕭自麓問其

學曰主靜謂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
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
事制我余淡喜其言又嘗謂子往曰靜後覺真氣
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子
往有小舟如葉攜入湖中午後余五人共載而泛
張布颿信風所之甚見氣象遊靜寺而歸賦詩志
之八日蚤起獨步山薄中或登高而眺或臨水而
坐悠然于無人之境別有一種意況午歸小憩再
與日葵四弟步六隄帶月而回至斷橋月佳甚命
高子遺書

卷十

上

酒而飲各有詩句醜顏抵寺則子往古樵來言如
此良夜不當泛舟邪五人別坐一舟蕩小舟取酒
童子蹋而敲水注入盡溼子往所攜輿沮而回余
謂一日中所得于山水者多矣進而不已宜其咎
也九日與日葵四弟出遊至高麗寺遇雨雨止往
法相寺飯後觀錫杖泉叢桂盛發亞覆泉上醲芳
清響極一時之勝相與樂之遂止寺中明日遊石
屋水樂洞至滿家莊觀桂則桂已後時遂往五雲
此武林諸山最淡處所謂九溪十八澗者兩山之

開泉凡九澗凡十八曲五雲于諸山最高諸山
至此而盡山外則大江矣從絕頂眺望大海莽然
江流縈繞千山蹲踞收入一覽更無遺恨飯于山
菴取道天竺上下岡巔舁人指點頗得兩浙之概
復遊飛來靈隱而歸十一日丁長孺至日蔡四弟
別去執手不免悽惻一笑而意解十二日王洪陽
公以書來因託寄朱鑑堦中丞遂確齋兄書午後
長孺約遊湖小坐蘇隄月色不佳興亦不至朱梧
峯聊爲鼓琴夜色淒淒懶緩而散十三日洪陽來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三九

余以野服偶寓湖濱不能入城交際遂謝不見方
散步歸則錢繼修傳太恆持舟來拉往晚泛太恆
復云開尊昭慶以待夜談舟抵寺前維于池岸岸
陝水齊予旣短視暝色蒼茫遂步入水中太恆急
命僕援之不至狼狽一時解衣驚迫之情更淡見
其交諛也更衣入寺長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
熱日間偶聞一士人炎涼之狀淡愧其復負時名
偶爾談及抵掌盡發繼修太恆俛而聽之余遽省
其非別歸就寢思一時言行俱失三復小宛之六

章不能成寐明日范熙陽公枉駕亦謝之余欲湖
上過中秋且觀潮而去及長孺來隱蹤遂露軒蓋
時臨不可居矣遂行長孺送至江口小酌六和連
日意態頗倦此夕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
內攻不暢諸外也長孺復遠步送余登舟慨然作
別十五日五鼓渡江連日陰雨不開空度佳節蓬
窗隱坐淡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十六
日早雨中登釣臺拜嚴先生祠兩峯插雲與人俱
高
清江駛流俯仰低徊忍不能舍自此而上山水

高子遺書

卷十

三

之勝目中未見千峯翠色欲浮一道碧流縈抱真
堪漁樵肥遯也二十日至常山陸行二十四日過
分水嶺畢日所經兩山夾路飛泉繞足竹木喬秀
亦極其勝二十五日至武夷二十六日遊九曲二
曲拜蔡九峯先生五曲拜朱夫子卽武夷精舍也
六曲而上羽士言山勢已散無足觀余見挽舟上
水甚艱遂返大抵此山峯巒奇絕中間飛泉劈瀉
繞于諸峯之中遊者必以舟舟中拄頰仰觀隨水
所曲峯形亦變往返所見體勢亦然頃刻萬狀不

可名言其最勝者則文公書院之間後枕隱屏前
臨晚對茂林屏翳深藏不測登高視之則諸峯羅
列俱落皆際隱屏一石拔地萬仞其絕頂載土竹
木蒼翠四墮則反削而入稍下有三峯附之如筍
名接筍峯皆壁立無階可升有木梯千級附石而
上旣至半嶺鑿仄道僅可置半足橫挖鐵鎖攀而
行圓轉百武始有石磴可循上皆道流居之余冒
險直至絕頂然戒心亦凜凜矣再至天遊峯其峯
在三曲之內陸行至其巔則出七曲之後上有菴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三

字可憩一望則隱屏當前三峯如架其餘諸峯皆
摩其首此亦一絕勝處至九峯書院則四挹大王
鐵板玉女妝鏡兜鍪諸峯攢矗可愛其餘幽勝未
暇細揆也畱詩四絕寄長孺而去二十九日至延
平會趙控江託寄李見羅先生書并許敬菴中丞
書見羅以去秋書來論止修之學至是始荅之見
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
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
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

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窟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于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于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于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三

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箇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宐如此籠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先生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九月六日至安沙自延平取道沙

繇萬山之中商旅罕繇悅非人世安沙而上則山
益高峻皆危巖絕壁斬然兩開中瀉碧流石磴高
處上下相去丈許急湍飛騰瀑注如白龍蜿蜒而
下如此者凡九故名九龍其間稍亞于龍者爲灘
灘凡十八余所買清流之舟僅容兩人主僕分載
自延平至清流皆逆流舟子終日偃僕負舟水中
至九龍則盡一時所集之舟合數百指之力兩岸
翼以百丈倒挈其舟緩挂而上每上一龍輒至移
時蓋以諸舟合力而輪升也余每至龍先往山麓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三

坐大石而觀之蔥蒨蔭人四山如圍異鳥百態弄
韻而牽舟之人與水聲滋滋許許相切和應自喜
以爲絕致夜則隨意所止山高水險亦不虞盜峯
頭月吐邨酒小醺焚香吟詠倦而就枕中夜夢回
水聲愈苦清徹骨髓數日心境得山水之助殊不
小也余于壬辰之春服闋赴京計當得部欲告南
以便攜家卜得一簣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
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至京而舊例忽改迺得行人
此語益覺無似揭陽之命下途中偶檢程圖見繇

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瞿然而驚又詢知從閩道
徑余戲謂神無如我何業已指閩省而漳而潮矣
至崇安主人云路出三山迂取清流便且從省而
東更無水道勞費非計欣然從之不虞其有所謂
九龍十八灘也人生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
矣重九至清流山城也登高展眺野店飲酒作詩
志喜縣令聞之勸入官舍辭以卽次已安明日陸
行十一日午至汀州有記學者在困知錄中尙晚
散步康莊道旁見一坊顏曰鄞江第一山入坊得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三十四

一碧雲宮爲霹靂觀觀後一山山下立石楚楚或
呀然而爲谷或隱然而爲洞所在翼然有亭最勝
處爲碧雲洞亦自幽澹可入復買兩舟順流而下
然舟愈小而陋一竹席僅可禦雨前後風洞入爲
置艸席簾蔽之偃仰其中意更舒美十五日過大
姑險絕處不可屈指前所經九龍諸灘以上水雖
艱而穩此皆順流且身在舟中灘流湍急從高而
墮其下復亂石縱橫如牙舟別無舵舟人僅以兩
槳幹旋之每下一灘舟輒刺入白浪浪裏而復出

穿于石罅中幾希乎公孫大娘之劍假令張旭右
軍觀之書法當更進耳余初亦不免動色已遂視
之如夷以此知險須用習習坎之義大矣午後至
峯頭又當從陸雨不止家人束裝勞憊可念啟塗
雨霽從山陸行十里復當從水易一舟稍厥平水
隨流晝夜不泊十七日遂抵潮會唐曙臺知朱任
字已于前月抵任時亦在府遂至開元寺拜之假
館寺中十八日謁道府晚赴曙臺酌余意甚暢曙
臺神情不王談論不盡展也二十日飲林仰晉夜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

半至揭陽縣中別無公署假于李氏之祠有池有
茂樹有花竹幽雅殊不陋廿一日謝恩拜 聖廟
晚赴任宇公宴廿五日蕭自麓公來以余寄陸古
樵書故遂枉訪公舊在羅念菴先生之門以主敬
爲學所見甚正談論終日歡相得也翼日復來小
坐而別自是官舍中讀書靜坐之餘日有儒童以
所爲文來稍正其文體爲新說所惑敢背傳註者
亦反正之每旬一會從文字中察其品畧得數人
十一月二府致菴莊公以王文成年譜來欲予敘

而刊之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
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
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
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艸一木之言格及官
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
之而于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
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
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
常故胷中益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三十六

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于
二氏必欲篡位于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
裝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復定
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欲
強繡其鴛鴦其亦誤矣余于序中亦未敢無狀復
說破姑記于此初九日自麓以書來曰工夫不密
內有游思則主不一外有惰行則儀不飭非敬也
必須內外協持積養渙厚使此心無少間濶斯謂
能一斯謂真敬先儒曰此心有些罅隙便走又曰

學貴含蓄溪固最忌洩漏某嘗自思惟只用功不
密洩露太早敬爲執事誦之毋若某之徒老而自
悔也語語破的謹爲書紳且自麓所最服者魏莊
渠先生又可見其學之正矣余數年來亦殊悠悠
自出至此已三轉手勢以此知學者瞥見些光景
而遂以爲有悟者皆妄也十七日往潮陽訪自麓
風日如春征行甚美午後至自麓家劉鴻陽大參
枉訪其人甚爽愷晚宿自麓別館十八日赴縣公
酌十九日覓騎往海門觀海至蓮花峯平地突起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七

一石剖作數片皆自相依傍削直數仞旁一片斜
插勢如欲偃遠望之如蓮花尚蕊而一瓣先放者
然故名蓮花峯文丞相于此佇望帝舟峯間兩石
相拱如門生于其中前臨大海是日風靜浪平雖
未覩洪濤猛勢而天清日麗雨儀一色閒心澹澹
渾合無間命酒沃之爲成小詩歸則自麓與鴻陽
攜酒西園相約以菜止五簋盡祛繁儀時潮俗頗
侈蕭氏諸郎皆謂不可自麓見信獨守約言自是
連日在自麓家相對靜坐自麓出念菴諸書觀之

其學大要以收攝保聚爲主而及其至也蓋見夫
離寂之感非眞感離感之寂非眞寂已合寂感而
一之至其取予之嚴立朝之範又正陽明門人對
病之藥也廿一日鴻陽邀遊東山遂早往拜張許
雙忠祠文丞相祠韓昌黎祠其地有張許祠者宋
朝二公鴻陽述其事甚奇第以怪不可道文山公
曾謁其祠輒與二公杯酒酬酢其事更怪至以所
乘馬與神賭拳文山負其馬立槁至今馬冢尚在
天地間感應之理要亦無足怪也自麓隨至共飲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三九

祠下鴻陽攜具亦如約酒半至泉簾亭臨流更酌
旣而登山眺望正當落日遠水煙生千山皆紫大
海隱躍在指點之外暝色東來遂相與緩步而歸
廿四日遊西巖巖不爲佳第上絕頂東山如屏繞
其左南山隱隱列其右大海蒼茫于前更佳于東
山之望矣歸至自麓別圃林池更幽梅花薔薇俱
已盛放一爲心賞將別自麓請教曰公當潛養數
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
成就耳余淡然之廿五日歸凡在潮陽八日廿七

瀟霄一時
亦爲除惡
苟無是心
卽非真學

日曙臺之友蔡大秋來此兄瀟灑不俗與襟論圖
書卦象頗亦了了十二月初八日按君王梧桐以
書來先是余具文乞休于兩臺至是以傳符假余
以書差歸余在縣凡三月揭陽之民力耕自給民
頗饒亦罕稷化止有凶人名陳所蘊者工于刀筆
以起滅爲事潛結惡少年布滿各縣凡有睚眦之
怨卽令其黨捏一事訟之官此縣人必至他縣告
可勝則織成其罪度不可勝則沈其案原告皆詭
名官府不可問而所蘊常立于無事之地莫可誰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三九

何以是細民至縉紳莫不畏之語及必左右顧屬
垣之耳而後敢發常若所蘊之日介于其側者予
聞而奇之至詢其人本一士夫林氏家人子迺淫
其主女後女出嫁又婉轉用計占以爲妾予始憤
然以爲如是則紀綱滅矣告于任宇密擒之十二
日明其證佐所蘊服其辜痛治之僅不使至死辭
成而上之十五日啟行任宇送至三十里而別十
六日至府江鎮海參府枉顧參府名應龍一見謂
予曰前聞至蓮花峯觀海恨不及負前茅公亦見

鄙人海濱結搆乎余曰何居曰以祠文丞相以丞相之履及斯地也且舊有張魯菴先生者隱居不仕結茅蓮花峯下琴書自老鄙人以丞相大節震耀宇內如先生豈宜泯泯欲以先生配祀丞相爲大海生色耳予心喜以武弁那得有此見解稍稍與語此中井然殊不可得也是日赴莊二府酌十七日遊金山拜周元公祠謝陳三上舍攜盒小酌山不甚高有大石茂樹可蔭可坐山巔爲宋安撫馬發合門死節之所建祠其地稍下則元公祠亭

高子遺書

卷十

四十一

宇修潔四望亦佳晚赴沈三府酌十八日江鎮海邀遊湖山蕩舟西湖狂風觸人頗妨瞻顧湖南傍山山麓新剏梵宇後有清泉立石石上皆勝國時題名蓋舊爲學宮故登科者皆題名石上攜盒酌于活人洞參將殊不俗把酒淋漓高談軒豁眾山如賓列石如侍者清流縈回于前俯仰俱勝落日蒼然而別赴徐道尊酌十九日啟行舊父母李公名思悅者在顧公之涖九龍余猶未出入間于是公髮亦種種矣猶識大父靜成公問知余祖嘆曰

有氣概人也別去遂至韓山謁昌黎暨陸丞相祠
丞相祠積貌在雨打日暴中矣一爲長歎揭陽生
儒送者皆集謝見溪名良政者余聞于曙臺以潮
人惟此友向學余至郡訪之而不遇至是亦來因
相與論說以勉諸生時諸生已得數人興起余在
官舍編集朱子要語亦已成次第遂以梧岡及任
宇所饋二十金鳩工刊之庶幾其有得門而入者
耳移時別去行三十里見溪與諸生再集小酌而
別行三十里諸生復集余曰日暮矣不可前諸君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四

且休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矢繼自今
脫鄙人毀廉蔑檢無以見諸君諸君不克砥礪厭
厭世俗亦無以相見則皆曰誠如此盟是日至黃
岡廿一日將至漳浦見道旁立石大書曰宋鄭虎
臣誅賈似道于此甚愷之廿二日至漳州入署則
李見老來便畱予過歲余亦卽過其寓隨榻焉見
老謂予心性之辨已自了然所爭條目耳因爲申
論明不可易且云此來必令洞然無疑方始去得
予所執者本自無疑見老學已成家長者亦不敢

與淡辨故連日但與心聽教受益甚多見老出見
客坐中有詆朱儒者不免又起辯論其人曰至善
是性體如何認作極功都沒用了余曰公自認作
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
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
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
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艸一木皆
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不知也余曰如此
高子遺書

卷十

上

聖

何以駁先儒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
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艸木皆有理不可不察
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
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
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艸木曰今
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
格而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
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于道理
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邪時適有泉

友張子慎名維機者來受業見羅書其所見爲質
問雖尚有騎牆之見而中間有云宋之諸儒求其
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成者獨有朱
晦菴大率程之學粹朱之學博程之學以誠爲主
以涵養爲功以無將迎無內外爲定性其元氣之
會如瑞日祥雲渾然天成朱之學主敬以立本窮
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其表章之勤如回瀾揚波
浩然東注故嘗謂道宗于宣父顏曾思紹其傳至
孟子而始著道章于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絕至程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四三

朱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于見局于域墮
于蹊而流于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斑柰
何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說者乎青衿而
遵之係籍而變之猶曰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
墨席以夷狄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
疇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于修詞而逃者
矣敗于名檢而逃者矣羶于聲利而逃者矣不知
孔門四科果爾錯襟邪大都晉六朝之談崇莊老
而明擠之聖人之下今學者之談席佛氏而陰奉

之聖人之上宋後儒之支離不過割裂于訓解今
學者之支離反至割裂于心體當今之時更而敢
于猾夏怪而敢于干常毋亦闕竅風聲密與運會
而吾黨崇奉西天之教爲之徵召歟此其言雖
聖人復起恐無以易也余不勝悵心拜而納交廿
三日蚤赴吳參將酌午赴同年溫用廷黃雲寰蔣
恂菴酌晚赴吳翼雲酌一日併了人事得與見老
靜對兩日亦極其樂見老苦欲余過歲余不免歸
心見老笑予世情余亦不覺自笑耳二十六日與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四

見老及子慎諸兄執手郊外明日至同安謁朱子
祠二十八日至泉州王對南出訪拜何匪莪不遇
劉景范畱子清源過歲余以郡中人事襍沓不樂
也去之二十九日至楓林驛四壁大樹扶疏鳥雀
繞鳴寥寂之中自有淡致明日郵丞致酒寒鐙獨
酌屈指庭闈尚隔三千憮然就枕元旦驛中拜牌
畢趣駕遊九鯉湖蓋迂道九十里矣日昃而至焉
湖在高山之巔山高十餘里有良田茂林別成
世界山巔復行十餘里始抵湖蓋山泉從福而來

已四五百里至此山忽結爲一石后坎星布其最大者可數畝深二十餘丈泉奔入坎中晝夜如雷相傳舊有九鯉魚何仙丹成鯉皆化龍仙乘而去故名泉從此湖而溢又里許山忽兩翼劈開斬然絕壁立地萬仞泉從中飛瀑而下如珠簾故名珠簾泉其下不可至從山之右翼臨不測而觀之竦覓駭目亦天下之一奇也又從右翼攀援藤葛猿身側逼而行里許則左翼有玉柱峯一石圓立如柱水四道下注其珠簾泉至此后復下削百丈水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

直衝注聲震兩壁其觀愈勝遊人以道險罕至繇此而進則鳥道亦窮矣初二日盡日盤旋于此蕭蕭身世雲水孤清有仙祠臨鯉湖沛人晝夜偃臥其中以祈仙夢爭割鷄皿以塗神口尤可怪也祠左另有官署清幽可居初三日早發初五日至省寓城外荷花亭亭俯清湖左面羣山特野曠更無寢室非冬日所宜明日早去芋源登舟以書聞于許敬菴先生徐匡嶽憲副敬菴以敬和堂集來匡嶽以來益堂集來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

是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
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
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匡嶽以余竟去疑余
過絕之且云卽欲拂衣乞先謂景陽我素二泉劔
石之間有徐生之迹矣初八日陳蘭臺少參以書
追至雅有志嚮爲不可及初九至延平趙控江畱
小坐初十早拜李先生祠十二早往考亭拜朱夫
子其地清邃可愛書院前臨翠屏山山下滄洲泉
澄泓一鑑清氣洗人後倚玉枕山皆喬松茂林朱

高子遺書

卷十

上

四十六

氏五人出迎三代孫也有名宏演者志甚向學
眷然難別恨不信宿以窺山水之幽慰諸君之雅
晚止武夷山房十三日以前遊未盡再窺其蘊直
至九曲之終山勢旣散豁然桑麻眞朱子所謂莫
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也往返三十六
峯之間胷中圖畫了然意興始愜舟回復步上大
王峯煖日酣人攀援過力頗爲困乏晚至崇安官
舍拜趙清獻公公舊令崇安故官舍亦設其主十
四至車盤風雨如晦自炎方而來此日始識寒景

被褐淩其郵丞致酒小酌而醺賦詩自戲十五日
至廣信宿城外寺中大街燈火頗鬧月色不明覓
佳醪不得捺輿而臥解衣則馮二府攜盒送酒來
不能再整孤懷也十七至常山從水十八至衢州
二府陳敬九同年李景穎來向余津津爛柯之勝
入山僅二十里竟吝一日之程十九二十大風雪
舟不能前失一名勝仍畱滯兩日當是柯山仙靈
作祟耳廿一日行兩岸殘雪妝點野色甚佳廿三
日睡起問釣臺則去之三十里矣回首慨然廿四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四七

蚤至杭州寓元妙觀范熙陽來相對半日絕非世
情別去買書肆中時以范平麓之死致逮彭直指
魯軒王洪陽亦革任每逢父老輒詢其事無不扼
掣歎息謂二十年來未見此撫按民之不幸一至
于此至言范死之故則直指絕無搏擊之實中丞
夏博大裕民時論之蓋甚矣廿五宿舟中明日大
雪思湖上之勝神興飛舞而蒼頭倦遊卒爲所尼
廿七至唐棲弔卓月坡之喪穉成兄弟畱小坐會
胡元敬休仲之尊人也一市賈耳三十喪偶遂絕

欲不娶二十年來稍稍知讀書求身心之要奇士也休仲亦沈潛向裏與卓穉成吳子往三人爲同志之友蓋俱有拔俗之韻焉談夜分而別廿八復雪三日不霽東風逆舟日行數里初一至嘉興風雪益甚遂易小舟而前至新安訪華蠡陽踐別時之約也秀谷在焉遠客初歸故人握手間得庭闈無恙便呼酒自慶一時風味殊不可狀酒酣下榻覺而辨色矣急起登舟至家時二月四日也秋往春歸凡歷三時云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六

水居記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贏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隄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卽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翫魄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于是主人閱日月升沈雲霞起滅艸木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于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

居又久之于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躚上下于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于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飢泌之泮泮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記
水居一室可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
高子遺書

卷十

四九

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于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邱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迺可斯樓邪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

不足生于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
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
于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
營苑囿遊觀止于歲時十一之託足耳將焉用之
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
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于茲
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
耦也吾將繇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

鄒忠公惠山祠堂記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五十一

忠公居晉陵故祀晉陵惠山何以有公祠也公之
弟進士至遠公高風亮節與公同氣同心始居我
錫至遠公十六世孫學憲愚公築名園惠山極泉
后之勝慨然念曰士當明時歸老于家擅有邱壑
此人世最適吾何以得此吾祖忠公遺休也敢忘
所自乎乃構祠泉上未落成而公卒公之子始祀
忠公奉至遠公與愚公配于是惠山有忠公祠鄒
宗之賢者期楨等謁予記其事余惟記其祠者必
表其人公立朝直節竄逐坎壈守志堅貞彪炳史

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

冊固無晦而不彰微而不闢有俟于表余獨欲窺
公當年所以蒙難貞志坦然于屯亨夷險而不二
者是遵何道也公之言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
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畧在中庸一篇其要只
在謹獨公之所謂謹獨蓋超然有悟于傾耳莫聞
拭目莫覩之真非如他人得其郛廓之近似者而
已吾于是而知公之所以爲公也夫乎曰獲罪于
天無所禱也他日又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知我者
其天乎聖人所息息相保心心相符者惟天也天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

不變則道不變世之常變固不得而變之令人日
見太虛浩浩而執其妄心以爲心乃指其見者曰
虛空若與我不相屬者然不知虛空者卽天之貫
于人妄心者卽人之隔于天學者用力久而妄心
脫落虛體全彰我與天一物矣妄心者一刻萬變
天者萬古如斯無生死之變況于區區亨屯夷險
乎古之忠臣孝子吾不知其于聖人之道如何要
之忠孝則無妄無妄則天通人試自反果不獲罪
于天其心浩然無涯非天而何甯可舍是而謂蒼

蒼者之非此物邪然則公之履險如夷虔終如始
至于今英爽洋洋于上下左右者非此物也邪公
之慎獨蓋慎諸此此公之所以爲公而能千古者
也吾邑有公祠九龍若增而輝二泉若增而旨公
之祠與茲山終天地而不朽愚公之味于茲山者
淡矣爲德于茲山之人久矣其與至遠公同配享
公而永永不朽也宜哉

汧陽縣三賢祠記

汧陽三賢者曰燕公倭從夫子于適周問禮之時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五

補刊

者也曰郭公欽肥適于王莽篡漢之世者也曰段
公秀實死節于朱泚之亂者也舊皆祀于學宮邑
侯夏公始創三賢祠特祠之請記于馮仲好先生
仲好一日謂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別
也假令三賢者生同時聚同堂其志同乎同而後
可同祠也余曰同曰有說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
與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才者何也生也生
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本心者同于天地失其
本心者同于禽獸雖有賢哲語之同于天地必駭

雖有凡愚語之同于禽獸也必慣是鳥知不同天
地則同禽獸其間不能以髮也夫子論成人非謂
合知廉勇藝之四子又文之禮樂而後爲成人也
謂卽知廉勇藝之四子各文之禮樂皆可爲成人
也且推之利無苟得難無苟免不忘久要者則不
必有四子獨到之才苟不失其本心者皆成其人
也夫以陳亢終身依聖人不識聖人夫子問禮之
時名未著于天下而燕公首得聖人宗之視亢等
憤憤何如乎楊雄號稱大儒不免死于莽大夫視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三

郭公冥鴻威鳳翱翔雲漢何如乎李懷光千里赴
難破賊解圍不甘姦臣之讒甘爲亂賊而不顧視
段司農一笏何如乎此本心之辨也三賢者不同
品同于不失其本心心同則才同才同則與天地
不朽同故成人者其塗甚博其要甚約旣成其人
矣又惡乎不同仲好曰善卽以記三賢可矣夏侯
名之時成都人

王侯祠兩廡記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卽不幸而死其

視子產論
伯有又進
幾階

非陳公之
獨任即兩
無不成

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
磨滅天地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嶽之峙江河之
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即匹
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
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充塞之氣譬則盜缶之
水必歸于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伸散
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爲厲神則爲祥其小大
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
之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梃出擊之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十四

敗死城西之濠巫覡往往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即
其死所祠之蕭鼓繽紛遂爲淫祀余旣與邑之紳
衿建松滋王侯祠于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
築城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萬姓不糜爛于寇者
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
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虞其有繼至者獸駭而
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
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烏得而無祀乃自捐貲爲兩
廡列祀焉有司春秋懺愴惟謹自是而淫祠之祀

去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
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于邑也夫一筵之醜
醕一夕之妖冶一朝之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
諸義士西濠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卽不
信視西濠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
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
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
于邑也

常熟縣重建儀門記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

常熟縣儀門建于嘉靖癸未厯八十五年木石蠹
壞貫弗可仍瀛海耿侯蒞事之三年召父老謂曰
吾聞古人所舍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
至焉况吾吏茲土睂睫間事迺視爲傳舍邪其撤
新之于是鳩工以丁未某月某日訖工以某月某
日門成邑之人懽曰侯之不自暇逸視官事如家
事如此不怠宦成視終事如始事如此文學邵某
王某薛某浦某等則走錫山謁攀龍請記成績攀
龍曰侯于虞山濬水利建書院教養備舉是百世

績也一門也而足爲侯績乎哉雖然弗可以弗記
昔者夫子作春秋蓋土工必書焉夫民力聖人所
甚重不可不思也自天子下至一邑之宰稼穡焉
而食民之力布帛焉而衣民之力宮室焉而寢處
民之力一舉目靡非民力也是以君子一舉目而
不敢忘民思其艱也斯門也可無思乎吾出門而
如見賓乎闕門而四聰達乎無邪曲如門乎門之
內憑吾威福以毒吾民者能笏燭乎門之外萬目
視我萬手指我吾幽獨無忤乎喜怒無縱乎民隱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五

盡悉民瘼盡軫乎自有此邑以至于今令之出入
斯門者不知凡幾其賢者民德之去而思之歌詠
而俎豆之其不賢者怨詈而疾仇之其或不任受
德亦不任受怨者適去適來如艸木朝鮮夕萎無
當于有無之數也是以君子無不思也無不思則
無不敬也故曰弗可以弗記以繫思也于是作記
其詞曰維歲在丁維月之午維我耿侯爲民之祐
爰作斯門百福所府門之揚揚鬯和召祥五穀用
穰門之黜黜神氣所守我民壽考門之秩秩民以

甯謚髦士斯出孔壬斯黜獄訟是窒仁讓是帥以
及萬祀受茲多祉侯名楮字庭懷河間人

與讓堂記

聖人之教莫先于禮亦莫重于禮禮體物不遺仁
義智皆禮也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學復
禮約禮而已然夫子曰不以禮讓如禮何言禮必
以讓者何也辭讓之心爲禮之端禮無形讓乃禮
也餘則其文也燕超華公司教寶邑以禮爲教然
公之冰心槩節飽身如處子坦衷直腸忘機一赤

高子遺書

卷十

五

子也故多士翕然興焉公時時與多士求修身繕
性之方治世理人之要而講習無所潘君烜如煜
如乃以其所有地讓爲講堂林君時芳劉君心學
相與經營成之堂成請名于公公名曰與讓令高
子記其事高子曰天下之亂亂于相爭其治也治
于相讓上不爭而下乃讓士風興而民俗乃與讓
也者舍我而從禮者也我所欲言而非禮則讓我所
欲進而非禮則讓我所欲得而非禮則讓我所
欲吝而非禮則讓何以知其非禮也吾性之莫爲

入人有仁
本無可讓

而爲者也讓則安不讓則不安人思卽其所安豈
有爭乎無爭之極則無欲無欲之極則無我至無
我而學之能事畢矣故曰克己復禮聖人之教莫
先于禮亦莫重于禮讓乃禮也民興于讓而天下
治矣惟當仁則不讓茲舉也邑侯向公實與公同
心故公得成多士之美焉是千秋之業也公名允
謀無錫人向公名孔門宐都人

承賢橋記

錫城中有箭河九通者一而已無論形家言凡河

高子遺書

卷十上

庚

渠疏則靈氣鬯如人身血脈然然而湮塞所從來
久民居踞之不可問惟在冉涇里者計丈百有三
十而通者且百有十是爲文莊公邵二泉先生故
里先生亟欲疏之尼于里人不果特爲陰渠后磴
之以通于所謂弦河者蓋先生之寄趣遠欲二泉
震澤之脈沿洄旋而于吾前以爲悞也先生旣沒
垂百年太學尤君時純居先生里中慨然念曰是
先賢之志也夫吾不可以不承乃捐其樓居二十
有一楹鑿爲河河成而橋之請名于予予曰是惟

東坡曾言
不可知在
氣運先生
言不可知
而可知在
八心

二泉先生之志謂之承賢可矣太學君曰橋之至
于河也其地爲河者若干爲陸者若干具有籍子
其志之庶可永也予曰噫事其有可知者乎夫以
二泉先生之賢也又貴重也曾不能以尋丈之地
得之里人而其志遂尼何也語曰其父折薪其子
弗克負荷卽以父兄之命其子弟有弗克承焉今
先生之沒垂百年當年一念渺乎若逝水之無蹤
而君忽承之又何也皆事之不可知者也則由此
而之陵谷之變又焉可知乎雖然其可知者固在
高子遺書

卷十上

五元

也夫以先生之賢也而君承之誰其甘爲不賢者
而復湮之果其甘爲不賢者是人之最賤也世之
所共惡也或擊之矣是可知也是役也邑侯同生
許公實主之故莫或有尼太學君之義而卒告成
事侯名令典海甯人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今上在東朝時先生以贊善侍講讀壬申四月十
日講讀畢上出檀扇二命先生與編修張帙各書
詩句張書唐人早朝詩先生書魏卞蘭太子頌旣

十
五

江陵猶賢
于後人

志誠人進
諫極有術
卽侯不能
過也

呈有旨命解說大義先生倉卒敷陳大發頌中親
賢遠姦竊經致用之要上改容拱聽命書講章以
進明年登極後先生每在講筵上見先生舉止與
他講官不同退輒與侍璫言某事某事沈講官行
的是先生輪講日亦輒與侍璫言沈講官講的好
先生以外艱歸又接內艱上時問沈講官何久不
見內侍以居艱告久之又問內侍云服未闋上曰
令先補沈講官官待其服闋卽來先生服闋于講
筵見上上甚喜曰沈講官還是舊日模樣江陵秉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卒

政久以先生志誠無他齟齬及江陵病舉朝官爲
禱祀先生獨不與會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禍及先
生晉宗伯有縣產麒麟旋斃上聞欲觀之政
府曰此禮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端
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紛矣執奏不可上
曰此小事沈尚書看得大了還要取看先生仍執
奏云麒麟已斃腐穢不祥之物臣不敢進至尊上
乃止先生掌禮每事與吳縣相柄鑿相左吳縣又
忌先生得上眷急欲去之乘先生請告遂票旨放

歸上見卽曰沈尚書是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
溫旨畱用吳縣益忌給事陳與郊承其意疏詆先
生先生求去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苦要
去時有老宮人名銀杏者聞上言令其姪一小內
監密告先生先生正色曰此宮禁語若柰何輕洩
內監恚而去司禮張誠亦知之令先生同鄉廖太
監以告先生先生曰此等語張公公不宐語若若
不宐語我廖監恚曰佳信報公公乃爲此語邪先
生曰翰林官入內閣乃其本分事須要以正進譬

高子遺書

卷十一

空

如人家女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語之曰某
人悅汝要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
也卽默而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罵而辟之者爲
正何以異于是廖去先生又對中書高務實述之
曰昨以此語廖必不語司禮幸爲我直致之張
誠聞之恚甚而先生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
先生名上見卽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過也然四明
爲吳縣太倉的傳衣鉢素忌先生又素知上眷先
生大懼卽貽書淮中丞李修吾曰歸德公來必奪

吾位將何以備之此明知先生難進易退欲中丞傳此語于先生先生必趑趄不前也中丞乃力言先生忠實無他腸勸其同心輔政于是四明大憾中丞先生與山陰同召而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媒蘖先生先生初入閣卽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爲上陳之越數日山陰語先生曰鑛稅疏吾兩人宜再上先生曰告君有體有幾數日有兩疏無乃非體非幾乎山陰曰敝邑人口語不好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某當上先生不得已乃復上疏上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十一

頗不悅曰我正向他他卻不向我四明山陰聞之大喜中計久之先生乃謂四明山陰曰鑛稅疏此時宜上矣四明曰雖上恐亦不看先生曰第具疏進當以時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謂兩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時兩臣曰何謂先生曰今日大雨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之上必動心兩臣不得已同先生往內臣驚問故先生曰有要事第對上言三閣臣皆素服冒雨在文華殿進疏上見疏果曰必有急事啟閱知爲鑛稅亦頗領之不怒也長至

十四明被論注籍先生與山陰詣宮門外叩首上
賜飯小閣中命陳矩陪席先生見小內史往來竊
聽無何又見持紙筆竊記者知是上意心念曰此
時語勝奏疏多矣乃謂陳矩曰某一路來見鑛稅
害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皇上未見允行陳矩
感額曰誠然先生曰若說害百姓還是第二義矩
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先生曰皇上受虧多了
矩曰何謂也先生曰如今人家也要風水興旺今
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了將來聖

高子遺書

卷一 上

三

躬豈不受虧矩曰此利害真不小時山陰一語不
發飯畢各謝恩而出陳矩復命上曰兩閣老有何
語陳矩備述先生言上曰這話說得是關係我身
上的你去與沈先生說有甚培補法子替我補一
補先生對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補得但急
停了鑛安靜久了靈氣自復便是培補的法子矩
以復上點頭四明聞之恐先生獨收其功急令李
九我代艸一疏上之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停鑛分
稅之旨上有乳母號翼聖夫人者其夫爲都督巨

知二品官也一日母三疏要令其姪承襲上傳旨
內閣准他先生曰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姪不附
姑亦無姪襲之理票旨兵部查例兵部覆無此例
上謂夫人曰這箇人情他每內閣不肖我也難做
遂止又有真人張國祥自言皇孫誕生有祝禱功
乞三代誥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簿上亦傳旨內
閣准他先生具揭言皇孫誕生自是祖宗與皇上
淡仁厚澤結于天心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
有皇上若念其祝禱微勤止可金帛酬賞國家名

高子遺書

卷十上

空函

器豈宜濫與上曰也罷止賞二十兩幾表裏雲南
稅監楊榮爲諸武弁所殺上震怒立命緹騎逮諸
武臣先生卽具揭首言祖宗取雲南艱難及其地
方反側難定次開楊榮罪惡諸款次言榮今被殺
雖非國家法紀亦見聖德入人之深其地不忍謀
叛但殺首惡以一兩人正法卽定矣若不速下處
分漫遣官逮是速其反也上見揭怒解卽罷遣逮
沈四明以妖書謀危先生者百方幸上見素定屹
不爲動先生在閣以一木屑書天啟聖聰撥亂反

治一望謹天戒二望恤民第三望開言路四望發
章奏五望補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庶官七望起
用廢棄八望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冤獄十望撤回
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四明卽買內監譖先生
呪詛上一日忽遣人取先生屏覽之曰這如何叫
做呪詛譖者曰脾上寫的不是他口裏呪的已又
令譖先生穿大紅蟒衣潛往邊上看牆上令陳矩
訪問矩明其誣而叱嗟乎以皇上天聰天明使無
申王沈朱諸姦亂之早用先生當何如哉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

高子遺書

卷十上

空

竝封記事

王錫爵以壬辰冬至京癸巳正月忽傳有中官持
御札至閣下錫爵獨褻歸私邸張位趙志皋隨內
相同至王邸禮垣都諫張貞觀亦至錫爵已擬二
旨其一云依明德皇后抱妃子爲子故事欲元子
拜中宮爲母其二則三王竝封也貞觀持二旨示
給事史孟麟未幾封王之旨竟下次日刑科給事
王如堅光祿寺丞王學曾涂杰朱維京上疏爭之

又一日禮部主事顧允成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上疏爭之而六科掌印者李汝華張貞觀許宏綱史孟麟等同至朝房見錫爵錫爵曰竝封事部院大卿多以為是諸公又何言孟麟曰外廷俱諒老先生調停至意第祖宗二百年來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勅有此旨殊駭人耳錫爵曰東宮不待嫡某亦知之但皇上必欲如此元子不封王穆廟之封裕王何也曰世廟立太子而穆廟同日封裕王非以元子封王也封王非徽號之比今日所

高子遺書

卷十上

空六

封之王即他日所之之國普天之下莫非元子之國以何國封元子乎錫爵久之曰當如祖宗舊名孟麟曰又有可慮者元子冠婚在邇封王則當由居十王府冠婚皆以王禮行元子在外幼子居宮中老先生擔當得否錫爵語塞而罷次日如堅杰維京學會俱邊衛充軍于是顧允成史孟麟張輔之于孔兼以同鄉見錫爵錫爵顧孔兼曰封王儀注已進未于曰未敢史曰國朝止有立太子儀注及封王儀注今以太子封王于郎中何敢進儀注

錫爵曰皇上處置王給事等四人太重了史曰國家養士正爲今日凡廷杖充軍謫官自是建言者分內老先生只要把事體端正諸公得罪甘心也錫爵曰吾已具揭救已而四人止爲民願允成等三人俱罰俸而竝封之事舉朝皆以爲不可文武臣工各有疏爭大九卿且議輪番伏闕錫爵不得已而反汗焉是舉也文臣中無疏者祭酒曾朝節也

毘陵歐陽守紀略

高子遺書

卷十一

空

歐陽東鳳號空諸湖廣潛江人以萬厯辛丑守常州故事新守到任五縣飾俱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瓦器泊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祠一郡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爲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衿于祠中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于激濁揚清抑彊扶弱尤惓惓焉每受訟詞數百紙非係風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

以如見肺腑皆以崇朝發出民無伺候之苦亦不敢易詞再訟亦不敢至當道越諱訟以大簡地方大窩大猾悉擒錮固積年大盜滅賊道罪官府真能詰背延訪得實以他事致法夙害悉祛嘗以聽訟時下縣解官銀至吏秤座右公據案批牘自若秤畢卽曰第幾包銀何得獨重銖許驗之果然立挾吏人以爲神朝廷忽下罷稅之旨邸報以已刻到府公不白當路卽以已刻撤所部關稅當路來詰何以不俟明文公對曰大哉王言何明文如

高子遺書

卷十

六

之救民水火甯緩須臾耶後旨不果行而常郡之稅獨得浹月之惠公喜讀書退食手不釋卷夜多不寐文移往來日至夕發不滯信宿接縉紳士人謁講而正氣凜然人無敢干以私私情先生原記二賢守其一爲王鍾嵩事詳行狀中此不復載

高子遺書卷十上終邑後學龔志良校字

高子遺書卷十下

家譜

譜序

高攀龍曰吾作譜而滋懼也夫譜以譜其可知者已爾由可知者推而上之何如也祖也由不可知之祖推而上之何如也天也然則吾之一呼吸而在吾之親在也吾親之一呼吸而在吾之祖在也吾祖之一呼吸而在不可知之祖在也不可知之祖一呼吸而在天地始交之呼吸在也嗚呼嚴哉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吾之身即親也即祖也即天也吾之兄弟吾之宗吾之族皆親也皆祖也皆天也是故君子之孝沒身焉而已無不孝也則無不敬也出于敬入于刑矣嗚呼嚴哉夫天與吾一呼吸也其感其應一呼吸也以爲不信則祥之魚何以出于冰宗之竹何以筍于冬江之流何以湧于詩之舍諸如此者動于此應于彼如舍矢之及于鵠焉善者如是何怪不善者之必以誅而不聽耶今世人所求者富貴爾夫富貴善人之資不善人之刑也其出道也彌

甚其入刑也彌酷蓋昭昭于耳目之前人驚俄頃
之欲而弗顧也悲夫是故君子一舉念而弗敢忘
親一舉口而弗敢忘親一舉足而弗敢忘親懼其
僂吾身以僂吾親也是故修諸心者謂之五德修
諸躬者謂之五事修諸世者謂之五常修此三者
之謂敬之謂不忘其親也是故貴而可賤而可富
而可貧而可壽而可夭而可險而可夷而可其順
福也其不順非刑也君子弗畏也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夫豈其影響恍惚焉而直爲此兢兢乎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二

高攀龍曰嗚呼訂頑其至矣哉蓋爲天下萬世而
譜其祖也

譜傳

高攀龍曰譜其弗可已矣夫譜以追往示來也人
必有所自始家必有所自興起家之主必有異人
者焉其子孫始未嘗不兢兢而後稍陵夷也禍敗
所由來矣夫圖其終其始未有不慎也思其始其
終未有不善也是故祖考思子孫可守無不慎之
始子孫思祖考艱難無不善之終安危所係豈不

大哉往余聞吾祖黃巖公事至纖悉也今已有若
存若忘者焉況由此而之乎吾甚懼前者之弗著
來者之無聞其于開承奚賴譜其弗可已也爰述
家傳稍次其行事使後世得覽觀焉
高氏可知之祖自孟永公始聞之吾祖曰高世居
青城鄉世農其事無傳自孟永公始居邑東南隅
贅福州守張公遜軒而字號亦不可考矣嗟乎士
生治世耕田鑿井相忘帝力身沒之日與化而徂
夫亦身經兵戈之苦貴隱賤通不習文字使然遐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哉邈矣一代之興幾于厥初生民之始也夫然

曰耕樂公諱如圭孟永公子也好學能詩善清言
生六男子曰羽曰翼曰綱曰習曰翰曰倫羽翰皆
蚤卒倫出贅朱海家生卒餽葬龍山
曰省軒公諱翼字鵬舉以字行耕樂公第二子也
聞之吾祖曰其行己也敬而信以篤誼重于時縉
紳先生推稱之娶鄒氏生二女長女字華馴爲贅
婿次女嫁陸繼初二室錢氏生子曰適後娶鮑氏
生子曰遜公以宣德丁未年生以成化乙巳年卒

月日破葬龍山蓋攀龍于敝籠中得先世析箸書而重傷之也曰嗟乎昔之人艱難如此哉耕樂公既沒鄉孺人秉家成化五年四月析諸子人受田十畝一牀一卓一樹一鑪一釜一磨兄弟三人屋五楹而已至省軒公遂有田三百畝斯非善承善問者乎夫星星者培之其火傳焉涓涓者疏之其流行焉惟善之積亦然是故君子思艱則善心生也豈獨稼穡之難哉

曰雪樓公諱適字伯達省軒公長子也生九歲而高子遺書

卷十

四

省軒公疾革鮑孺人所生子曰遜者尚襁緥于是省軒公謂其贅婿華馴曰而念此兩孤一切戶外事而勉之矣居久之華婿多耗蠹家人不堪鮑孺人乃析產三令婿與二子受產婿而別建緥田授婿令應緥然婿益善蠹將挈所授緥田歸不爲高氏緥也于是胥訟之官卒還所授緥田二十五畝去當是時雪樓公且壯撫膺痛曰吾以蚤失怙故失學孺子可教矣蓋指黃巖公也卽開塾延師勤身治饜飡若饒有力者以奉其師黃巖公卒以此

成學聲在諸生中藉甚投經于縉紳先生家縉紳
先生聞雪樓公長者多大節願得交歡雪樓公曰
吾布衣安能局促軒冕間避匿不見公性恂曠不
屑細事亦不識世間人有何等機詐事喜飲酒充
然自樂每黃巖公自館舍歸省公必陳饋醕酒倚
門待之父子相對飲輒醉醉輒相攜持或時俱仆
地相扶大笑起雪樓公一日晨起若有人當前哦
曰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公怪曰是何異邪無
何病竟卒卒之年黃巖公舉于鄉十年矣黃巖公
高子遺書

卷十

五

擇葬地久不得可者得可者乃名青山也事固前
定豈人力也哉公生于成化丙申九月初十日卒
于嘉靖庚子十二月廿四日年六十五生男子三
人女子二人
烏序我高氏之起于儒也自黃巖公始矣黃巖公
雪樓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偈
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
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爲扶誣雪樓公者
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爲人剛果英邁重

節則貴智
無節則富
不智

名節多智畧邑中有顯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學于
途諸孝廉文學譁甚求直于太守孝廉中有最辯
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曰去敗羣者事乃濟乃計
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皆伏辜既令黃巖有尚
書黃綽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爲良知家言
令至卽稱門生惟所頤指紀綱之僕至令庭令爲
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公初謁尚書尚書謬引上
坐公卽上坐公亦謂尚書何以教令尚書曰令學
者大患好名如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六

士盡于史嵩之一毒悲哉公曰固也卽非清流究
竟死死等可以清流死不勝邪尚書默然一日其
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何爲者褫其
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書諸不法事得數百贖
公束之送尚書自爲理盡反侵奪民田地尚書大
窘令其子棗珍寶飾美姬至錫冀餌其家壞之計
卒不行語具太學公傳而公治巖訟責主訟者凡
獲姦猾數人隸之官詞事一不讐輒問誰爲此以
欺令也訟遂大簡盜責主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

事各有本

諸捕以次出捕盜盡乃出之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役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攜惟二蒼頭圖書蕭然以間引名士毀茗詠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民地也第以二詩批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踴徧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柰山何若無山下纍纍豕料得爭山人更多顯省愆而還民地一姦胥世掌軍籍爲贖冊誣民而匿其應解歲衣倉之所從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七

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入胥家破壁得真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胥盡釋誣者卽曰清句無補軍伍起解大擾良民笱焚其冊又有無名冊霍御史核之急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姦弊誠有之令死杖下者非爲姦者御史怒曰如今言何以清句爲公曰固也非所論于合昔方國珍聚烏合之眾據茲土高皇帝惡之盡籍爲軍旋散亡此冊在永樂時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爲政也頃之部使者魏公至御史告之故魏公

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得無擾于是
六邑民皆號公真鐵漢事不洩爭願一得當公而
倭且突至巖無城寇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
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淡出可拯民
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格殺賊公亦數數
幾死持數日而吾眾集賊懼遁去公曰吾死矣而
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館凡二
十有四年攀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不治
宮室不近聲色不內寢不外遊不接賓客不事博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八

弈不啻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巫俳
優所居書齋三楹寢室三楹庭中時植百卉四壁
絳罽纍纍者二泉也喜食蓮芰芋栗喜吟杜詩喜
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做廬足庇風雨薄田
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時誦之輒摩腹長
笑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完則志銳
志銳則學成後攀龍遊海上雁蕩諸山過巖肅拜
公祠祠宇甚治香火巖祠前居民爭指余曰此高
一合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聽斷

敏民以訟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者案無畱牘民裹米半升結一訟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敏故號高一合又曰倭熾時有擒賊數人公訊之曰鯨商也胥奪吾金又誣吾盜公鞫出其粟千金即取鑑艤之氣鯨也問粟中裝幾何皆符公曰賊劫人金甯知數乎立釋之還其粟又曰倭去公有罰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衛公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曰按察司都吏權最重守令媚事之嚴有都吏休沐歸爲人

高二遺書

卷十下

九

居間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爾笞之十後公以倭事問勘適當吏吏乃謂其儕曰此一文不取縣令勿有所冀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閩人習倭者備倭人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以間輸倭貨至大姓得直且稱貸復往以爲常而亦有遂緣爲姦劫商舶者監司遽撤之諸大姓受輸貨見船撤遂罟其直不與黃尚書家爲多諸兵無所歸又銜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寇我兵格殺倭往往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尚書令吾

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尚書齟齬
公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彼自恨沒其直爾
尚書間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志其大
者烏虜人豈其以聲音笑貌強得者邪公生宏治
戊午九月十一日卒于萬厯乙亥四月七日年七
十八祀黃巖名宦葬惠山黃家灣生男子一人女
子三人

曰處士公名校字國明號靜逸雪樓公次子也生
後于黃巖公十八年浦孺人命黃巖公曰而弟也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十

當視之子命公曰而兄也當視之父各受命惟謹
及孺人卒而公稍稍愛宴遊黃巖公心患之而弗
言公所居一堂一齋齋以舍容黃巖公第蚤起攜
一書一茶椀坐齋中諸酒人與公往來者屢至戶
黃巖公輒作咯咯之聲酒人從壁隙窺之吐舌去
信宿再至如之三至如之諸酒人大驚不復來公
亦大窘不復出浹月公乃憬然悟曰吾知兄爲我
矣乃皆謝絕諸酒人繼齋治生產米鹽瑣悉一切
躬親之以其羸與里中交質爲什一息黃巖公喜

曰是其心有寄矣于後公時時誦曰非吾兄幾墮
落當時只以口舌訓戒我無益也于一稟法度
非義弗蹈女翁楊虹橋者垂沒以千金託公公曰
我猶空中鳥翱翔飲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籠
中矣以告黃巖公公曰甚善馮賈者以一盒子囊
金珥來質其下格函珠賈不知也質金竟去家人
曰天與也公第笑謹藏之明年賈取質公迎謂曰
君家有失乎賈曰然去年失珠幾遭禍謂竊珠者
婢婢投溺幸不死公曰珠今日見君矣賈驚曰珠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十一

那得在此公令啟盒得珠賈願以半酬公曰吾欲
得珠而取半邪賈泣拜祝曰願公獲福如珠纍纍
公年四十有七無子黃巖公子太學公一人爾太
學公且舉二子黃巖公謂公曰其少者可抱也公
曰幸甚所抱卽攀龍攀龍曰烏虜先君子愛其子
異乎人之愛其子也卽不欲人言所抱子恐其子
以爲所抱子也無論他人不敢泄一語卽大父不
忍以此重傷其意大父屬纊謂先君子曰弟無愛
弟有子足娛老也先君子歸呼攀龍摩其首曰兒

眞娛我老矣大父名諸孫曰希某希某名希良者
攀龍也先君子恐其長而覺之易今名及攀龍成
進士先君子棄養客以爲言攀龍曰天乎吾罪當
死吾不敢言之于存忍易之于沒乎太學公曰孺
子言是吾以字行可矣故諱今諱也公以嘉靖三
十四年十月與黃巖公析產而居一堂一齋一寢
勝國時物也負郭田五十畝蚤作夜息程入量出
倉無二簋衣必三澣粒米束薪不妄狼戾每歲春
秋佳日一至泉上餘日未嘗出戶平生未嘗競人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十一

一語未嘗負人一錢卒之日積千餘金攀龍不能
務什一盡以買田今吾子孫一飲一食公勤生儉
用之貽也烏虜艱哉公生于正德丙子四月十五
日卒于萬曆己丑六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四葬于
惠山黃家灣

太學公初諱夢龍字德徵後以字行號繼成黃巖
公子也以嘉靖丁亥五月二十一日生丙午補諸
生庚戌黃巖公令巖公生二十四年矣卽已佐大
母浦孺人秉家一日巖有黃尚書子來謁筐篋仞

于庭公心念曰聞尚書魚肉巖民豈其與吾父相
暱而以好來耶必不然拒勿見尚書之子庭立三
日而去居無何有大俠挾美姝舍鄰舍私于蒼頭
曰吾不重萬金得吳姬行路難相窘者數矣聞公
子賢以一廬舍我願持千金爲壽蒼頭豔之以告
公公叱曰必盜也趣執之其人大驚遁去後蒼頭
抵巖見尚書子于途所爲大俠者其僕也乃大驚
尚書爲令押之急無以申令以公少年易中再計
再不售黃巖公每歎曰人須自立亦賴有賢子弟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三

不者兩敗矣癸丑黃巖公邁倭變謝巖政歸甲寅
浦孺人捐世當浦孺人時黃巖公固不問生產及
孺人沒黃巖公謂公曰兒乃饒爲家可寬我矣公
自是一意治生甲子入太學旋棄歸凡奉黃巖公
徜徉圖書花石間者二十年而公所謂治生第取
交質什一然必躬親必誠信遠近樂就之家以是
起暮年稍廣負郭田租入必先輸賦曰艸莽中惟
此爲君臣之義脫國家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
之逋乃良民也

高攀龍曰身處吾高氏自太學公而堂始三楹矣
產始千算矣子始七矣公嘗以一帚示攀龍補劬
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無斃所居一室窗紙第綴
破裂未嘗易新諸節嗇多此類而視非己之有閉
目搖指曰餉我禍矣攀龍成進士手書教曰事毋
爭進讓入一步一步滋味也蓋凜凜自持者沒其
身焉公卒于萬曆丙申六月初一日葬惠山黃家
灣配陸氏生女子二人二室邵氏生男子五人女
子二人馮氏生男子一人女子一人呂氏生男子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十四

一人

內傳

潘氏耕樂公室中書公迪女葬龍山

生卒缺

鄒氏省軒公室葬明陽觀

鮑氏省軒公繼室附葬龍山

錢氏省軒公二室生正統丁卯二月初二日卒正

德庚辰五月廿三日年七十三葬明陽觀

浦氏諱潔父曰聽泉處士諱源母趙媪宋宗室女

高祖仁世爲城南右族勝國末念天下將亂隱后

塘山仁生昂昂生完完生處士能詩以成化戊戌十一月十一日孺人生歸雪樓公雪樓公幼孤家鬻于強宗贅壻且盡公又豁落不屑細小以孺人拮据而起雪樓公嘗與里中少年爲會諸少年輒提酒肉令雪樓公爲具孺人恚曰天青日白各有生計婦不任此諸少年提酒肉去矣家人數十指男課樹牧女課績織無尸倉者黃巖公四上公車最後雪樓公卒于家或議緩計孺人正色曰父死而子乃冒進取耶亟返之彭城及黃巖公之官奉高子遺書

卷十下

十五

孺人行孺人曰令祿幾何而給眾口令吾墮家若墮官也及倭難突作人謂孺人若前知者天啟之也卒于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七其明年九月六日葬惠山黃家灣合雪樓公兆

邵氏黃巖公室葬明陽觀

人志曰天青日白

李氏黃巖公繼室世居下田橋世有資父曰桂軒公諱官黃巖公旣娶邵孺人生二女孺人繼之當是時浦太孺人持家嗃嗃孺人柔身屏氣事之無忤也與黃巖公相莊如賓公外寢間一見孺人問

眠食無恙去矣孺人性坦率飲食衎衎時呼諸孫
果餌啖之自娛樂也生宏治甲子七月三日卒隆
慶壬申六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九合黃巖公葬惠
山黃家灣

朱氏處士公室居唐干父慎齋公諱士冕母錢氏
孺人年十九而歸處士公無何而公遭疾生育道
絕孺人蕭然一室垂五十年若弗知也浦太孺人
秉家則嚴事太孺人曰取無忤足矣已處士公秉
家則嚴事處士公曰取無忤足矣計日而續計月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六

而織盛暑隆寒不輟攀龍生彌月而孺人抱之于
是孺人四十有六矣蓋攀龍有識而後知孺人之
異也往先君子奇愛攀龍卽不忍泄本生一字而
孺人以間見太學公輒謝淚蘇蘇然攀龍固不辨
作何語也及攀龍有室孺人則曰孺子且長毋闕
于所生常以身翼蔽合歲時得見所生父母孺人
卽自用一錢必徘徊曰且止及攀龍讀書需書直
欣然曰錢政以易書爾攀龍旣舉于鄉孺人家有
訟舅氏謂攀龍必直我于令以告孺人孺人曰毋

而處子也柰何以面孔向人攀龍曰固舅氏也孺人笑曰而以舅氏必直乎直奚須而直烏虜此何等心目耶孺人生以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卒以萬曆甲申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葬黃家灣與處士公合兆

陸氏太學公室陳胡公之裔入國朝有永甯者舉賢能永甯生民表民表生席席生禎禎生綸曰營川公貢于鄉母曰邵營川公與黃巖公相歡俱娠則約曰男女偶者必爲婚果偶而委禽是爲陸孺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七

人孺人既有兩女而弗子于是邵令人歸孺人辟寢一室曰飲則飲曰食則食恹然也撫諸子及婦欣欣相諧沒其身此可以觀德矣生嘉靖丁亥六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三月廿六日葬青山

邵氏太學公二室令人婉變委蛇每太學公有所發怒令人劑之微言公遽歡生五子二女劬何如也乃不有其子一日之享天乎何及矣生嘉靖癸卯五月廿六日卒萬曆乙酉八月二日年四十三

葬青山

或曰子言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譜其家
兼及內傳于世何與龍正應曰高氏自黃巖
公以前樸遯農家不習文采始有不傳之隱
懿乎黃巖公以後則高節大畧自淑淑人之
概大抵表見而業亦漸隆其起家蓋與德相
為泮量又世得內助有隕自天所從來遠矣
人之欲傳其先也往往求文章家而後世信
文章家之傳人祖先也豈若信仁人之自傳
其先也哉讀高氏譜知長勤長約長正之門

高子遺書

卷十下

六

必挺大良則動天下爲祖父者之心何限又
見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紅耳而一嘉言一懿
行莫不託其後賢以炳于丹青垂于無疆則
天下爲子若孫者之心又從而動矣奚而非

益世也

家訓

二十一條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
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

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

傑只于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
可磨滅間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傻宜作不
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傻宜千古以
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
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艸艸看過

吾儒學問主于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
不明有不知不覺墮于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
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九
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
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
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傻不是好消息所
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傻
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
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
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

人所感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

要一曰忠孝弟一人不賦少端一人替是賢太公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

味豈有不戒也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使大一念之差一

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

也 然于八錄 其毒日入必發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惡人人亦

高子遺書 卷十

下

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

結怨于人結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

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

傳說不忘乘時遵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

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

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

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

須尋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

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己過常向吉
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
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
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
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
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
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
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
志生不測之變多繇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
而外皆爲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无壽折
福殃畱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
身如白玉一失腳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鳩毒一入
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
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

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于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杵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忤不勝于穢濁之富百千萬倍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三

邪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檐葺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知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于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恹恹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

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
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
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于死但
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
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
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邪況自家人而外
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疆弱之故妄
陵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拊責洩不可拳打脚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三

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
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
方便存心殘羹賸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
可救人之寒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
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
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
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

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腦我
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
仁心乎供客勿多肴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
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于吾心有無限安
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
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
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
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

高于遺書

卷十下

三

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僻側媚也爲損不
小急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
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
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于
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沈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
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勿變自
各有過于毋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

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至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龍正應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不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于繩尺則垢穢滿身何從而遊廣大精微之奧乎非恟悅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拔少壯手下流亦防老大于作僞不曰遠以淡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

高子遺書

卷十下

五

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淡乎

附雜訓

五條

戒貪享用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傻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

勸赴講會

京師寄回

到東林最可入頭大眾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

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聽歌詩時看有妄想也無
妄想一寂卽是真心真味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
間可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做了人事久
之其味無窮受用無盡

功早做靜功

京師寄回

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
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
馳不爲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
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
高子遺書

卷十

下

五

做工夫受些口說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
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卽終日
言之如不聞也

爲長孫永厚書扇

朱夫子曰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
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繇讀書朱
子又曰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
何謂四路頭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路頭須自
一切斷絕養心莫善于寡欲件件看破都沒要緊

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此心空明靈妙
人品自高文章自妙此爲善讀書之本

爲仲孫永清書讀書樂因題其後

昔人有言閉戶攤書不羨南面王樂其樂讀書如
此若尋行數墨而已何以見其樂哉

高子遺書

卷十

五

高子遺書卷十下終
邑後學顧荃校字

高子遺書卷十一

上

墓誌銘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烏庠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蒼頭挾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以身爲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恆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恆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恆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恆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烏庠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烏庠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

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厯
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斂用
衰經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
元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
不好弄五歲卽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
南都見而亟賞曰生甯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
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
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
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二

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
而上盡是矣于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
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
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參之以身曰是欲爲執
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姦
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
爲定向而發竊以爲遠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
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警爲腹心
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

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空阻邊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陛下爲輕邪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卽回想抗論巖崑一疏有靦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積顏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

孤戀己浮榮脅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卽二三輔臣陽託飲醕陰圖登壘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烏虜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憲座師潁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玉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並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

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
輕則慈聖之體亦屈竝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
郎爲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
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
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
公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
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尚書孫繼甥
本部司官呂允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
裏爲姦邪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
高子遺書

卷十一

四

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諸黜者何以今天
下于是閭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
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于子弟
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掾掾誣生殺人罪郡守以
掾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
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沈冤者胥之以身以身多全
活之光人謂以身甯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
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
身執喪不飲酒會肉服闋遂不會肉甲辰顧涇陽

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
歸宿地矣自是恆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
曰天生英雋汝不欲其斤斤結裏自家闡闢檢柙
祇賢落魄爾曰腳跟站定眼界放闊靜躁濃淡問
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
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託
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
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以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五

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畱作後人箴又曰
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
之倉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
藥領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
以身于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
蠕動之物不忍傷害于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
惡獨惡傷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
賊凶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
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

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于情止于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禔身以廉處眾以厚良朋切廟要于白首鄉里謫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徂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六

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煩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痛之烏虜此可觀以身之真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于家銘曰飄乎自樂邪幾春服舞雩之點凜乎自持邪則蓬門委巷之思渾乎同羣邪幾油油與偕之惠子乎獨往邪則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謂其卽黜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清也和也猗與斯人蕩滌污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

廉潔爲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
居以求其志曾皙季路顏淵之徒侍側曰盍各言
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徃矣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
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千
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佞焉卽功業文章
不少槩見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災祥著龜
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

高千遺書

卷十一 上

七

可掩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于家靜
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彊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
爲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
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掩者也靜
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爲揚之寶應
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
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
衣帶贊卽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
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召靜之飲酒有

娼佐觴靜之卽謝不徃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
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
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符晝夜讀又善病
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
祕書爲有力者所奪人爲不平靜之無幾微見顏
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
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簡伸冤
抑懲汗濁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
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八

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
穀之數屹屹如居土室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爲
子弟居閒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有詔令禮部
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祖
宗未有改也徃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鄒汝愚
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
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爲靜
之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
事繼起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

上靜之作甲乙雜志耶中雜記又爲歸德相國所
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靜
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席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
兆李諤久不歸省李舉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
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訓公王孺人俱
未艾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柰何不以一
命賁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計矣靜
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苦咼外寢壬子春補
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采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九

遠人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
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甯知千載而下
有劉靜之者指其空跛處然吾輩在今日甯知千
載而下無劉靜之者指其空跛處乎而靜之內行
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訓迪子弟出于至誠
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兄鑪錘不具火力
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常書薛西原語于座右
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自損廉心故竿牘不及
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

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爲快靜之卽尸居蠖伏乎其
神常周六合以內于世道民生所關下至夷虜情
僞江海盜賊咨諏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
修身潔行士也然徃徃飭治象貌不爲世訾詬而
已至神理血脈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
如何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
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
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于天下卽死可不
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十

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
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卽死有
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
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
容已匪是者卽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
種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媮樂誤皇輿之敗績
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註離騷于此三致意焉推
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之得年三十有七
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

諡曰貞修先生長洲文文起撫遺事爲貞修狀攀
龍知靜之淡矣得文起爲誌其大者人言靜之成
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
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爲靜之不以
用不用也銘曰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
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巖遊理情繕性
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憫此道
微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爲千秋鏡世所取正是謂
爲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十一

孝廉陳賁聞墓誌銘

昔屈子作遠遊其言皆黃老最上乘語後世道家
芻流末緒無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長年何以自
沈屈子古今姱修人也欲得年以畢其志而不勝
濁世之憤以爲俟河之清不若沈河而死耳嗟乎
姱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豈不以年哉武塘陳賁
聞可痛也賁聞異才其嗜書異于人嗜書而妙悟
異于人嗜書而嗜騷賦異于人爲人敦倫好善恂
懷雅度所居左右圖書數千卷埽室焚香穆然有

淡沈之思幼受經于吳子徃子徃丰神凝遠賁聞
自幸得師與其弟幾亭潛心制義賁聞舉戊午浙
闈第一人幾亭亦舉辛酉初賁聞罷南宮試歸益
發所藏書讀之于騷賦益工自謂儒者繼統前聖
開示來茲必本于六經階于濂洛關閩翼以諸史
百家然而心不擷其精華身不由其矩度徒以追
時好取世資使廉恥喪風俗圯是經史爲盜器也
此無他欲蔽之賁聞之學務在洗滌嗜慾辨晰取
與期不疚于衾影而悲今思古之懷率發之于騷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十一

謂夫賦者追踵風雅之六義振起漢魏之五言吐
幽人之鬱思貞志士之極念太和乖而變風作宇
宙中所以宣洩其不平之情而歸之禮義者必由
焉而鬪浮靡者失之遠矣賁聞諸賦自擬古外皆
有慨于中有裨于世而詞家之徒以文詞已者賁
聞弗貴也賁聞年三十有八遽得疾而殆疾且殆
爲文自祭文具集中當世傳誦之嗟乎使賁聞而
得年必入聖賢之奧必見豪傑之業其賦雖已名
家必爲什富而成一代之奇故曰焘修之士志古

感吾兄亦
先生自感
千秋萬年
誰不書襟

今之大業必以年也惜哉天下之士文勝者多浮
動躁擾而虧其質質勝者多沈潛木訥而虧于文
賁聞何闇然也而文采流露爾爾天之賦賁聞厚
矣獨不賦之年竟其所詣何邪夫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四五十而無聞不足畏矣世之才
人無聞不稱者豈少哉賁聞年未四十赫然以文
采稱以質行稱嗣業靈均不同靈均之坎壈埜舛
賁聞沒而事有爲靈均所深悲者雖不得賁聞之
賦一吐其胷中之奇而賁聞得以從容長逝無靈
高子遺書
均徃日回風之痛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不若而
屈子不肩修王喬不从之道者也悲夫賁聞諱山
毓父穎亭公爲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
民配宐人盛氏生二子賁聞其伯也銘曰世之人
誰不讀書世之人誰能讀書子獨閉戶攤書悲愉
疴瘥一切忘之于書戒所戒于書勉所勉于書不
知天壤之間更有何樂可代吾書天下之書安得
更遇子之于書吾悲子之逝也而且悲子之書

卷十一上

三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于家北面嚴事者爲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徃四君子凜凜法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哉忝思子徃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何者爲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在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古

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爲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修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槁而不生又何言修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祠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

力吳孺人嗜芡孺人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事必身先之誠心闇修于家庭至和溢發于眉宇秦氏世敦孝友彥熙真不媿其先矣自奉甚朴會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饑粥餒者絮凍者樵婢者以爲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爲善如水之赴于壑火之赴于薪不可使爲不善如取火之不可于方諸取水之不可于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于目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十五

如臭之不容于鼻蓋其性然也萬歷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如縷令諸子拜牀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烏虜若彥熙者全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菴彥熙沒記其大及所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邪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翱翔卽其窟邪載詠載觴偕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洋大蓋爲宇大由爲牀

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吾嘗讀旌陽許仙書見其所云中黃者人身膈膜也隔下體穢濁之氣不得上薰心府天地亦然凡不忠不孝下民怨怒之氣上至中黃其氣復下爲水旱疾疫各以類應惟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于是始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始以是也然孝弟之家其子孫徃徃有孝弟者與其前人若合符節相觀而善與抑一氣使然與噫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十六

是何神也吾見唐于震家蓋三世孝弟矣公之父曰耀坡翁母曰黃孺人耀坡翁與黃孺入事其二尊人惠坡翁陳孺人也一取諸脯脩女紅二尊人怡怡于甘鮮輕煖中若不知寒儒儉婦之辦于脯脩女紅者有疾輒夜不交睫旬不解帶一時士君子稱事親之能自致者必曰耀坡翁夫婦耀坡翁欲青衿以慰二尊人而數甚奇雖至白首有勸其棄舉子業者必怒席之曰一諸生何益吾毛髮事吾奉吾親教沒身而已于震爲人言未嘗不泣數

行下也至于震青其矜矣復數奇以大病後應學
使者試而黜將天之不與善人與非也于震之可
貴者不在此于震之事其二尊人也一如耀坡翁
之事其尊人也耀坡翁歿于震三年不嘗洒肉黃
孺人病于震偕其弟傲吾君露臥牀下蟲斑如繡
且暮搏頽顙天祈減算益覲凡四閱月兩脅腫裂
外父王敬存翁之不得養于其子于震曰于我乎
卷敬存翁病脾于震與其婦及其子抱持浣洗經
歲不替斂于室喪于堂迄于窆窆若翁之無家者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七

于震卽甚貧有稱貸必以期償之嘗戒其子曰財
從才從貝人之有才者壞于貝十九是士人立腳
處也生平好善疾惡未嘗毀一善人譽一不善人
見有毀善譽惡者拂袞而起不忍聞也其篤至如
此烏虜世之愈下也士不以行舉顧未嘗不以行
貴吾見重于震之品者若麟鳳然重于震之言者
若鼎呂然哀于震之亡者若骨肉然三事九列之
不能得諸人者于震得之故曰于震之可貴者不
于一諸生也于震病經年于震之子顯祖所以事

于震者一如于震所以事其尊人至嘗糞至割股
至割肱卽傲吾君所以事于震一如顯祖所以事
其父也天之與于震者至矣昔宋徽宗時唐公叔
孝諱作求舉進士有聲從弟孚有才識徧交元祐
諸君子唐氏始以儒名家國初有諱逢明者贅濮
氏故唐氏多稱濮惠坡翁諱昌耀坡翁諱光裕至
于震之子四世矣卽未顯皆文學孝友重于鄉里
不墮叔孝公家聲淺蒸醞釀必有大發其祥者未
可量也于震諱起龍別號景耀生嘉靖辛酉八月

高于遺書

卷十一 上

十八

廿七日卒萬曆己未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九娶
陳氏靜所公女卒再娶王氏鄉飲介傲存公女生
子顯祖娶王氏行素公女生女一適薛守溪公子
廷相以是年九月初五日甲申葬大池祖塋之昭
于震與余于世儒世學好友也世甯師也余所莊
事也屬纊而眷眷于余之一誌不已余不文持墓
文之戒久而有甚不得已者則以于震垂舂眷眷
之一念已銘曰好惡不拂人之性是非足以經國
之政于嗟于震使其孝友爲政不得施于有政聖

人固曰是亦爲政

文學清宇高公墓誌銘

烏虜兄可謂了了而生了了而歿矣維歲庚戌兄
下帷張帖望公自廣信宦邸歸謂攀龍曰聞之祿
命家吾始將歿我諸子姪室未畢諸子母家連未
畢吾將售產一切畢之蕭蕭一身俟焉不以不了
念榮吾靈府余爲解曰豈有是哉無何而兄果盡
售產矣果畢室諸子姪畢償諸子母家矣無何而
兄果病矣時辛亥三月事也余曰異哉若是乎天
高于遺書

卷十一

九

之一定無庸人方邪請于吾友繆仲滴藥之病立
起越夏而秋體豐神王飲啗加等兄乃選日之良
整衣冠出酬其常所起居而先詣攀龍曰微繆公
不能活我微子不能得繆公自今日月享子之日
月也攀龍不勝喜爲浮太白手額祝無算數曰兄
今一身蕭蕭樂矣當數數相過從毋令若病困時
牀枕上羨人一趨一步如天上遊仙也兄曰然不
數日乃復病痢余視兄則曰命也夫吾無不了念
亦不望活遺言纖悉皆具帖然而瞑烏虜此所謂

了了而夙非邪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兄油油與人
偕無忤物也里巷姻婭慶唁無岐失也與人期會
不愆時日也稱貸人不愆錙銖也言人善津津然
不善未嘗出諸口也與其弟衣同寒暑會同朝夕
用同有無事同勞逸若兩手相攜兩足相踐也撫
其子姪幼無二養長無二教婚嫁無二等若兩目
一視兩耳一聽也此又不謂了了而生邪嗟乎士
之貧困常十而九然徃徃不自彊力計無復之則
仰哺他人而分不明也信不立也一徃而不可復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三

如之斲港絕潢然兄少而息息長而昭晰疏而令
人仗之如親貧而令人仗之如富以此家蹶而復
立非分明信立能然乎肩其家眾會數百指猶子
成立皆先其子婚嫁百需歲月絡繹盡瘁持之迄
無替念豈不難哉攀龍之曾大父雪樓公則既與
兄祖左樵公相肺腑以同姓稱族自茲五世矣吉
凶之事山水之間花月之候雖乾餼未嘗不相逮
也至于兄益親烏序吾何以銘兄哉銘曰維人之
倫父子兄弟譬之艸木此實其柢云胡世人不思

其真親者反疏疏者反親孰如吾兄秉德堅貞白
首庭除藹若孩嬰其人則亡其行則芳百爾君子
視以爲方有譽其卒有苑其林一杯斯土千秋斯
心

董恭人墓誌銘

湖州守陳公爲天下名二千石一時談吏治者輒
曰視陳湖州若何陳湖州則余同年陳志行也其
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爲諸生貧特甚居荒邨中時
時午不舉火慷慨磊落有所不平引酒自醉醉而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三

歌烏烏顧影自樂睨視世人不屑也人亦無識志
行者己已五日無錢買酒出戶見邨人蒲觴簪黍
紛相問也無問志行者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
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慍色志行喜曰此真
吾妻矣卽日埽半檐屋初片布張而障風日發笈
中所藏書晝夜讀恭人喜曰此真吾夫矣日煮野
菜羹進曰他日無忘此滋味也越五年爲癸酉而
志行舉于鄉又久之不舉南宮當是時杜太恭人
老志行授里中以爲養每經時歸問家人事無纖

細不具也志行又久不舉子恭人爲進淑女得子
三三子者眠會恭人也寒煥恭人也浚便恭人也
其仲瘧瘍恭人大慟其長者季者瘧繁瀕殆恭人
曰天乎陳氏千秋在此一日矣瘧愈而恭人大喜
己丑志行始成進士令朗陵恭人從令中牟恭人
從以太恭人在邸非恭人弗安也甲午志行覲恭
人以太恭人南舟輕恭人曰此地多豆可載也及
泗州湖風急檣顛得豆不覆己志行晉比部官長
安六年恭人不從以太恭人在家非恭人弗安也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

己志行出守湖州恭人奉太恭人之湖州丙午太
恭人念歸恭人復奉太恭人歸梁溪丁未得疾卒
又四年志行以憲副備兵九江念太恭人且百歲
乞終養又二年而太恭人卒志行治太恭人葬亦
治恭人葬手狀恭人謁余曰非子不能誌吾婦矣
嗟乎吾少日子所聞也吾父病噎久庸醫誤投藥
而遽困吾時在城不聞一夕月明甚吾婦見鼠躡
几而噓心動曰大人得無有變乎吾亦心索索而
震急偕婦歸吾父已屬纊時秋暑劇吾奔營喪具

一切含殮俱婦佐太恭人得不憾于大事太恭人一跬步不離婦也板輿出入非婦吾能會入口寢交睫乎使余稱爲人子者吾婦也吾婦旣以勞瘁得一胎而墮遂不復胎世間婦人視他人舉子不伎幸矣得如吾婦提抱愛護乎得如吾婦愛而知教乎使余得稱爲人父者吾婦也太恭人有子五人皆妻吾爲諸弟畢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婦承之不夫子意制諸妯娌不失諸弟意愛猶子如子仲弟一兒當暑而痘蛆出瘡中如蝟婦不避穢護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三

之而生使子得稱爲人兄者吾婦也子少好游酒人醉而好務奇相矜詡嘗著新履走石橋闌上又循塔檐砌間見者股戰而予笑傲自若吾婦聞之泣謂余曰君柰何以七尺博人笑邪又嘗夜醉獨行閭闔視河干舟可躍而逾也驚其舟子夢中起忽墜水予不能水念其人奴卽不能獨生沒水拯之卒俱其人出水吾婦又泣相戒也一日雪夜裸而逐盜吾婦又泣相戒也子乃悟始知尊生而後益從養生家自衛矣使子保此七尺而爲人子

此繼母之
熟而貞者

爽然于富貴之際也恭人之助豈眇小哉是空銘
銘曰夫之貧御其屯夫之遇不竟其豫將其母五
十年不恆有其耦乎其子百千世植其福祉吁嗟
乎陳氏雲仍之詵詵其毋或忘于斯人

李貞母墓誌銘

婦之貞其性然也猶之乎水之寒火之熱非人爲
使之也然稟受萬有不齊故其貞靜非得之天者
必待教習檢柙待教習檢柙去天成者倍蓰矣李
母何以稱貞母也其貞成之于天者也非教習檢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五

柙而貞何以知其成之于天也貞母者故陝西學
憲雨亭公之繼配蘇之長洲人姓陳父曰二水公
諱燾母曰楊孺人母生三四齡與其姊妹嬉有家
人童子亦三四齡者卽之母輒驚而唬逐之去乃
安二水公曰此非凡女也及歸學憲公從公之楚
臬大江怪風夜作舟飄六百里得一渚眾爭奔渚
母幾墮江中一役夫將掖之母叱去始登及學憲
公捐館舍母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有勸令一識
九龍二泉母曰此非婦人事更非未亡人事卒不

許夫其少而不苟卽一乳豎顛沛而不苟卽一援
溺者夫亡不苟出閫外跬步豈教習檢柙而然吾
故曰李母之貞天貞也母二十一而婦于李猶及
奉其姑太宐人盡孝養太宐人卒時學憲公方督
浙餉奉湯藥視含殮一切如學憲公在側不貽學
憲公憾學憲前配毛宐人卒時其二子長曰延枝
方六歲次曰茂枝在緦緦母懷抱之如執玉執盈
時其飢渴如己飢渴也摩其疴瘡如己疴瘡也母
卒而延枝哭曰天乎吾生六年至十有八而依依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

吾母薨下也見吾讀書則喜見吾健飲會則喜見
吾能持家則喜吾大母病母晨必焚香拜天吾父
病母夜不交睫會不盡盪及卒慟不欲生母自有
子家鉅細必吾詢曰而長也婦人夫外從子禮也
見吾受侮曰討人便宐人誰汝寬受人虧汝可自
安烏虜丈夫哉吾母也茂枝哭曰已矣世不可得
吾母矣吾緦緦失母而母爲吾母吾弱冠失父母
爲吾父母愛吾與仍枝等母教我與仍枝等母望
我一第與仍枝等至撫吾兄弟猶子與仍枝等待

吾母之親戚與己父母之親戚等丈夫難之世安得幾如吾母者邪仍枝哭曰天乎仍枝吾母所自乳也豈獨有三年愛乎十七年始免吾母之懷也吾痛母之亡又痛母儀之亡也吾母見文字弗屑也曰不如謹隨身規矩見佞佛者弗屑也曰不如愛惜物力勿暴殄見財賄勿屑也曰不如紡績補綴母紡績嘗兼人補綴獨工使敝衣如新春陽而機杼秋風而刀尺未嘗飽倉嬉遊每曰非婦人事勿爲非婦人有益事勿爲母亡而母儀亡矣烏序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七

三子之言貞母之爲貞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之貞天貞也銘曰繼母之難難于視前母之子無異于己之子也母能一之無人我心未亡人之難難于視其夫之亡無異于夫之不亡也母能一之無存亡心不常者六十二年之身不灰者一成不移之心故謂之貞與天地同情不隨物毀成昭之以銘豈區區曰後世之名

婦貞難而慈易然于前母之子又貞易而慈

難天貞也天慈也安得天下之繼母皆李母

乎

本孺劉公墓志銘

天之爲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
蓋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
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爲愉人
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
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伎沈歸德相
又以假王事伎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爲妖書中之
引繩批根思一網異己者會大計諸姦多麗考功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三

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畱察
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略曰朝廷
磨礪一世伸正紉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
好惡無朦上而箝下彰善瘴惡佐天子持衡焉不
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
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爲人臣無
暇毛舉癡索迹其推牟例而妄奏求容挂察典而
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畱用因
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

被察諸臣槩畱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
朝朝野駭聽僉謂夢臯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
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堪慮也夫使夢臯羞惡
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迹胡乃恣起風波動駕言
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黨機鋒
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
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姦慝甯壅于上間邪謀亦安
能下逞乃一貫實爲戎首秉政以來不間輔佐皇
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擯扼者何人
一來比昵儉人乖謬尤甚卽如考察一事皇上豈
有愛于夢臯而故暱之豈有私于臺省諸臣而獨
寬之蓋繇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
挾威以箝下旣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
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
無忌將來誰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
敢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繫會良非細故
幸皇上自爲社稷計疏奏神祖玩之不已意不忤
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

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攤數萬眾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梁僞義兒與如柏如楨結昆弟狼狽相倚爲奴酋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棄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

地私奴酋以朝廷疆土國縉代爲營賄倖免誅夷使奴酋得恣意兼併驚駭薦食無窮禍本實基于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柏主和戎之策獨忌劉縉爲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置私人誘入奴伏松與劉縉血戰以死一則寸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柏爲諸將領衰冷眼旁觀合箭之招適與鞅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柏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柏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

此何心哉揚鎬線索懸于如柏如柏線索懸于奴酋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遼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蹤迹詭祕不知東還已後作何句當一任蹂躪屠戮之慘獨脫然于千鋒萬鏑之中直待河東盡沒腥羶河西危同累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擲罌以入眾至數萬不爲單弱況東山曠徒素號驍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

勅矢不降夷國縉既能招撫四衛官民亦可收曠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團聚牽制奴酋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遽欲問道登萊天津竄處內地意欲何爲況遼瀋之亡皆以降夷爲內應今數萬之眾保無姦細攙入其中果爲國縉招撫者或別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旣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

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果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瘴莫浹坐令戎行勝氣漸銷磨于廷議紆緩之中甚可惜也卽如楊鎬李如楨天下皆知其可殺而司寇不請蚤正刑章故爲縮朒以啟戎心而開倖竇況如楨爪牙羽翼徧滿長安爲寇窟穴今所在大索姦細而獨置巨姦于肘脅恟然安之亦大左計矣上曰所奏關切機宐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彊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

孰謂郎管
無權可行

孰謂南曹
無事可做

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爲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唯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啟新先生行同善會于毘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參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

庸夫必有
蛇足之疑

合此便是
震道學

有人言即
問曹可以
無言

言林中人不應爲蛇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
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木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
自知可以稱人乎于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
貧故勤于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
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眾造惡
皆繇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于臨事詔之當
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驗不戒之爭望貴貴氓
公十六年林臯無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
不爲民章善鉏凶昭雪冤抑屹屹然惟力是視嘗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上 三

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
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爲雪不令之知其
不媿獨知如此公于世浩浩獨徃余每謂公乙巳
疏爲閒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岌
岌矣馴至考績大典羣姦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
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于其時睨而自視
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
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閒曹
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宏濟天

先生詞氣
和平獨此
文多少工
擬人落之
氣想見到
公

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
設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
于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
明日忠曰義烏虐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
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爲人臣
而敢于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
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
儲眞精龍蛇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
隱見如拱壁山環水回自千古下爲光祿劉公宅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五

形所託今來甯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
長虹猶能三褫姦雄魄

正按神宗朝攫鱗易彈權貴難相機而言有
救于世道尤難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眞爲民
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眞爲國儻動輒良譏
冷落斯人卽矯矯風節疇卜其所懷乎劉公
行同善會浚蛇足之疑則建言可師直以愛
君文君懇誠非獨貴其中竅會爾

墓表

劉貞母墓表

烏虜此吾友劉節卿之母也余與節卿受經澄泉
茹先生文節卿最密知節卿最深節卿十四歲而
孤奉母至孝母嘗病痢始矣目中若見有神物以
語節卿節卿遽搏額號神願身代母母見神拱而
捐節卿病竟愈于是節卿每至神祠輒祈減年益
母以爲恆其至性誠願得小有樹立博親一歡顏
卽一日如百年立槁無恨而不幸家貧餬口教授
且夕不躡庭闈問安否所娶婦奇惡聞孝順字吐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三

不欲入耳節卿每對余言及此歛其淚矣數數欲
逐其婦余曰甚善而節卿孱力又不勝尼之者未
果母卒二十年而節卿哀慕一日也卒出其婦以
報余曰了此不了念矣則又手一狀謂余曰柰何
以吾子而不有一言錄吾母吾不及掩諸幽以樹
吾墓矣余讀之愴然發二十年慨也曰悲哉宐節
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夫節卿之尊人冉泉公
家故給饘粥也有仇中之役家立挫冉泉念其兩
大人且老裕而遽窘邑邑中病卒越五年庚辰節

卿大父南橋公大母周孺人邑邑中病相續卒當是時貞母之哭其夫哭其翁哭其姑聲不絕也豈一日有生人趣哉旣滿喪而節卿之婦且入室矣迨其卒十年間僅得節卿一補諸生拊心自慰耳悲哉空節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貞母姓傅氏父曰愛萱公母曰張孺人年十七而歸冉泉公孝事父母歲一省愛萱公一迎張孺人別卽涕淫淫如嫁時順事舅姑周孺人嗃嗃也又喜夜飲酒或至丙漏母必屏息侍之周孺人寢乃寢或時被呵

高子遺書

卷十一

五

母顏益和周孺人亦嘆曰賢婦賢婦周孺人病痢孺人不解衣而扶持浣滌穢褻未嘗任人事冉泉公婉而莊笑不至矇暑不露體冉泉公沒而旦夕依几筵哭上食終身縞素見其容聞其聲者輒酸鼻也教節卿兄弟慈而能嚴每稱讀書作人隆師擇友家人有嘻笑于前者必令節卿答之曰未亡人前而笑何也其貞一如此故曰貞母也高攀龍曰天道豈可以意測哉惟聖人知之今夫感應者桴鼓也婦而善承嚴姑姑而正得逆婦何謬戾不

倫至此說者曰此所以戒之也非嚴姑不敬其順矣非逆婦不彰其慈矣是則然要之未盡其理外生者晝夜也人見生而不見死必謂善惡俱一死而盡則凶人畢世恣睢與善者惘然俱逝若是其辛與夫既曰沒甯有不甯者矣惟聖人知之故曰惠迪吉從逆凶嗟乎貞母之爲吉也豈顧問哉

魏繼川先生墓表

萬厯壬辰春繼川先生魏公卒于家越三十年其子大中以工科給事中遇覃恩贈公如其官錫山高攀龍表其墓曰烏虜是古之隱君子篤行善者也宜其返休會福後人蔚起爲時聞人與公名邦直字君賢別號繼川世居嘉興後析爲嘉善人曾祖諱顯祖隱齋翁諱繼宗父南川翁諱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生而從祖母抱爲子五歲復歸楊又一歲楊孺人卒俗議火葬公慟仆地曰柰何不一抔吾母南川公涕而厝不火公既娶今贈孺人薛歲饑家日挫繼母周亦舉一子析箸矣周復舉子其同母兄曰是箸將焉出南川公趨溺之公亟往

抱持有筭其背者弗顧薛孺人且生女竝乳之會
前所抱公爲子者無嗣貲頗饒公曰吾可乳吾弟
不可子吾弟以代吾所當嗣者可矣季得讀書成
諸生公續其命于呼吸又推讓嗣產可不謂難乎
公析兄弟箸惟叔弟所與叔稱不佞又惟所易叔
困子母公爲賈產償叔病疫感黨戒不近公獨周
旋叔起公弗疫叔曰今日乃知二哥季病瘵公締
視惟謹至數年如一日南川公困徭夙夜興公大
傷曰大人日僕僕公府子乃嬉嬉攤婦子乎一切
膏子遺書

卷十一 上

力肩四壁盡矣薛孺人娠大中至無一塵無冑寓
產婦者俄于外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
矣何以餬其口于是乃訓蒙士所訓皆邨牧子公
教以小學儀不急其循也教以讀不盡其力也弱
而憊者時休之居遠而風雨午膳之晷而濯河干
者必躬視之艇脯聽其至者不責其不至者人大
喜曰此嚴師而慈父也爭願得就魏先生而公以
遠其尊人覲饋源源大寒暑重趼不替事其兄如
事父也事其舅如事母也事其鄉人之十年長者

如事兄也公又推之人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農言勤與賈言信與婦言貞有兄弟數年閱牆者其弟來公責以大義弟大感動其兄聞之謝曰非公不能直我公曰吾第爲若弟言不直在若不在弟也若不兄與若弟不弟何以異兄亦泣自咎旦日兄弟各詣公謝懽如初公居人骨肉間多類此鄉之訟者不願之官府質多質于公有憾公者面詬公眾怒欲擊之公急止曰徐徐使彼自醒毋重其迷居無何果踵門謝公好莠蔬蔬美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堯

補刊

有盜蔬者公窺之爲迤東第二鄰某甲且委蔬去公悉刈蔬以半分餉東西鄰各二家因以及盜者比舍有垂圯屋市錫者居之大雪夜半聲如崩公曰市錫者殆矣披衣往發其覆解衣衣之得不舛公不輕貸人一錢不輕餐人一飯不輕殺一牲不輕膳一肉遇貧而瀕歔者傾壘授之每日半而炊冬半而絮以爲常而怡然自安厓宇無窶人色置身于一家一鄉中春風藹如無論人安公公亦安人與公居者依依不忍去去而若割矣公何以得

此曰好行善而不慕利于人不吝利于己也故曰
是古之隱君子篤于善者夫人有念念不舍于善
而天不應之善者乎當大中產餽屋時公名在天
壤不朽矣不待今日也易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
也不舍善則不舍命必有非常之人自天而隕者

高子遺書

卷十一上

早

補刊

高子遺書卷十一上

終

邑後學楊

模校字

